
名山藏

晉江何喬遠

臣林記 嘉靖臣七

張岳　翁萬達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曾祖茂仕桐廬縣丞清介絕俗家藏書數千卷祖綸知萍鄉縣父愼知英德縣有聲岳成童盡讀茂所藏書宗尚程朱正德八年選闈第一當謁鎭守太監長揖而已十一年第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傲居佛寺閉戶講易人竊竊指曰泉州三狂生也岳沉毅樸古其始以道學文章自命最後

用事功顯終岳仕相者張璁嚴嵩夏言皆秉權得勢
岳頡頏不爲下獨徐階知而交好之始俊官爲行人
武宗寢疾豹房岳疏言自古未有人主寢疾獨宦者
侍宜今大臣經筵科道官輪直起居太醫院日呈藥
方於内閣庶關節通透可備意外之虞不報車駕南
巡與同官諫止下獄罰跽廷杖時杖死者七人上命
不死者與一秀才官岳謫南國子學正肅帝登極盡
還武廟諫者岳得復職吏部欲選爲科道官不應丁
父憂服闋吏部復欲取選如前又不應陞右司副念
母老乞南陞武選員外轉祠祭郎仍南俄承重祖母

及母憂居家結草堂於其縣之淨峰名山心精舍益讀書其中此時王守仁新學甚盛岳持程朱說渡江與辯居三日不合守仁曰子亦一時豪傑可畏也無奈墨守耳岳歸舍立學則二十餘條自勵曰吾自爲學居敬窮理蓋聖賢所指以教人者夫王氏諱窮理任良知安知亡或指人心爲道心氣質爲天性者岳晝夜讀書皆有課程至天文兵法稗官野史亦旁涉手較以傳博學窮理之義聶豹以御史行部未視事輙先過岳也服闋補主客郎時世宗方定大禘禮下議張相璁相璁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實之禮官知非

是也强從其奏奏巳具侍郎李時以問岳岳曰國姓德祖而上高皇帝所不能詳也上明聖首議大禮而舉大祭肯恬然祭非其祖哉如執政議不可時曰則何以復上岳曰請題主曰皇初祖堂堂王祭天子穆穆而莅之誠其祖也千百世而上可假而至也非其祖也實之大謬時躍然喜明日會相璁頗微詞以觀其俯仰璁曰何變前說也時曰曹有郎云云偉辯可聽也璁竟以初議上上內批皇初祖位如岳之所言相璁大駭問昨曹中論禘祭者誰也亟欲致岳以館職岳謝不見出爲廣西提學僉事時行選貢法相璁

主其議選無論廩次輙取年少有文者亦亡論其不廩即無少有文可任選寧缺貢岳謂國家羅士科目矣貢士所以爲均於陋州僻縣令其覲光上國第簡袞謬甚者便足稱明詔邊遠山谷士襍夷風縣久不科目歲予貢使其以衣冠人物别於夷風所以漸變之也繼不如總指視學郴州郴州軍五百餘號跳城外者五日岳謂太守曰軍號跳太守不見告無謂無關學使者乎備員憲司亦安得委之名五百人入曰何稱亂也曰太守不予糧且一歲矣岳曰吾與爾糧送爾軍門聽調何如坐枵腹哉皆叩首幸甚因遣散

歸營居一日名與期悉送之軍門五百人者既幸得糧皆不願往岳廉其中有十八人驁而首亂詭曰送軍門非健卒不可吾人閱之因按籍漸摘去而獨留十八人寘之法十一年入賀聖壽改提學江西又不謁璁謝是時江西人正尊尚王氏學岳約士守程朱書毋口良知居一年卒用廣西貢事落職廣東鹽課司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岳病足治書守巡使者請好謝御史下官病足未任庭參也御史笑曰是嘗兩爲提學願庭參哉御史還省岳上謁執屬吏禮而御史嘗以揖怒一典史良久若將鞭者郡太守爲跽解

謂屬以太守故爲典史跪岳獨傍立御史顧曰提舉謂典史無罪吾鞭非耶何待無一言岳曰典史短長太守知之提舉不與民事敢以所不知嘗試大人前哉御史不懌明日檄署南海縣以病辭不可固辭御史遣防夫持牌往曰亟呼張提舉署南海遲一刻死矣防夫急而見岳不遜岳取牌讀之提還防夫防夫突起上堂詬岳岳杖防夫防夫破御史牌以復御史御史劾奏岳也同官解不得請岳謝岳曰吾無罪於御史何謝也曰子杖御史防夫非罪也耶岳曰提舉杖一防夫便稱罪御史重矣天子提舉防夫得侵之

謂天子輕耶御史聞乃追還劾疏會報守廉州岳往御史乃言所以待岳者出相璁意岳不附璁非獨任官理而已雖衣冠亦示意上令璁爲士大夫燕冠璁做古緇布爲之上名曰忠靜岳以制出璁不冠也獨遣陽帽曳撒鸞帶如國初制廉邊交南吏往時皆厲苛歲而已岳省禁令減繇役督民種田有棄地廣衍令開墾不知取水法教之車戽民盜珠者難治岳居四年不問珠池珠也家中人將歸言從乃公宦廉乃不識珠池珠何狀岳曰珠易識耳命吏持庫珠八顆視內立還之太守不取珠民乃不敢犯盜珠堂上無

事生讀書與諸生削等爲師友而廉士皆知學世宗
十五年上將問安南久不貢知其國中有篡臣莫登
庸者遣使勘狀岳言於撫按諸公安南有黎氏竊竄
不能君微矣莫登庸弑之自立其名曰賊今將以賊
爲辭加登庸兵乎萬里興師爲夷發憤非急也若但
以不入貢而已登庸言邊吏求貢請封矣黎未郎亡
接納其賊又非義得爲遐方絶域亡益中國請令自
爲聲教棄之撫按莫敢聞朝廷遣使至梧州議入矣
岳謂上初使勘未曉其國中事也莫氏篡黎今固無
勘而可知使往苟受誑詞歸其辱在我我不受將必

究黎氏存亡登庸且懼爲亂得毋欲弭兵反開之乎岳愿請留使者毋前進而是時林希元以言事自大理丞謫爲欽州守請自効行開岳書爭之曰欽州非用武地尊相又無封侯之骨何不三思也條六狀疏于朝督府蔡經曰空言罷兵亡以塞明詔子能保毋用兵降登庸乎岳曰降登庸非義也必不得已必令納地貶號匍伏詣闕獻其國中圖籍勾上處分乃不褻國體經曰如此能令聽乎岳曰岳能檄之會兵部尚書毛伯溫出視師岳言經曰大將至矣前議未可用也公當治兵積穀待之經一以調度屬岳伯溫至

岳告伯溫前語繼進賊情地勢曰愚言足聽也不然進取方略具此連與伯溫語數日伯溫曰交事屬予矣於是許降登庸如岳議登庸聞岳持毋征來輸情於岳岳頗用前言於督府者要之皆惟命其諸酋顧恐見欺登庸曰有張太守在何恐使人言伯溫要我必以廉州張知府會岳遷爲浙江提學副使尋轉參政伯溫奏乞還岳廣東專守欽廉登庸來覘向廉州太守在也乃使其孫福海叩關望闕稽首而獻地奏上罷安南爲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岳陞俸一級賜銀幣尋以征瓊州叛黎功陞賜如之而岳以事

功顯矣是爲嘉靖二十年北虜入邊邊帥被逮南北科道交章薦岳伯溫言於朝曰吾新得二督撫於粤右張岳可南翁萬達可北也吏部上岳名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旣命巡撫江西江西士大夫來言西土貧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它才能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刺體血相言治生塚使司議費於廣信七縣措千金岳曰是將鈍金爲梛耶縣百金足矣上賜相嵩第名其閣曰延恩官治之所司請岳費岳批牘與千金皆相顧嫌少則益五百而已又請不益也貽嵩書曰閣修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猥將侈其輪

與而岳仰體相公德意節裁之言與嵩無以答也乃
及陽爲謝岳所善友人密告岳稍大其眼孔岳荅曰
寒骨稜稜死時止少馬革一張其他自分巳定公毋
念也其年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是爲嘉靖二十三
年兩廣督府故饒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遺
權貴檄州縣吏非名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手一持入
門內諸土官有功當官賞大者驛奏小者稱制自行
毋得如往時自乞冒功者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滑
腦諸巢平之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賜銀
幣明年奉旨征融懷馬平諸獞進攻馬鞍魚窩等寨

平之又有加俸銀幣之賜名爲刑部右侍郎巡按廣西御史徐南金與總兵沈希儀言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賀連反側未定未宜遽奪之去有旨復留一年明年征賀連克之名入爲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湖廣四川貴州閒有山曰蜡爾諸苗居之其東麻陽鎮草爲湖苗其西銅仁諸苗爲貴苗其西北接四川之酉陽宣撫先後相煽反皆入保蜡爾山兩省守臣經略不時定最後設總督以才望大臣當苗事其時起萬鏜爲副都御史勦之四年不克撫之湖苗定而貴苗未靖鏜欲急成事奏苗平請班

師尋入爲兵部侍郎而龍許保吳黑苗復亂此時嵩子世蕃故銜岳無所往來言於兵部推岳以原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或謂張公勞兵間久矣方入朝且休之世蕃固外才岳而相階遺岳書曰士君子爲國任事禍福無擇第危機在前寘不知避亦豈智也岳言備員大臣義當效死既至與諸監司熟計皆言如鏜先撫之便否則戍之使不得出掠撫貴都御史李義壯亦附鏜議不欲變岳言貴苗不戢是爲湖苗煽端前者萬公撫至矣卒不可聽卽欲戍戍兵少卽疏勦之因劾奏義壯坐奪官而鏜與王學益前爲總督

撫處苗者二人與嵩親有連復從中撓岳岳號令不得獨行意嘉靖二十九年貴苗出破印江寇石阡貴中大震動上切責岳岳上表謝罪乃圖上用兵十數事名勵諸將謂故指揮石邦憲者使酒人也而急公輕財奏爲鎮草叅將銅仁事悉屬之謂總兵沈希儀老將也使爲提督邦憲等分兵入岳入銅仁身督之先後擒斬俘獲二千餘賊酋五十三人巢砦窖藏發毁殆盡獨龍許保吳黑苗跳匿林箐不可得酉陽宣慰使冉玄者嘗攻平茶殺官奪印懼幷誅嗾許保黑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帖席也乘今兵稍撤共奪

一城總督受罪去矣思州者城小而貧易入也冉玄
合苗突入之殺死吏民百餘人執太守李允簡與其
幕僚去石邦憲發兵邀之苗縱允簡還而允簡死事
奏上方齋戒止封世蕃復言嵩張總督宜逮治也徐
階持不可左都御史屠僑兵部尚書趙錦張經歐陽
必進侍郎張時徹謁嵩言岳嵩曰法當逮僑曰公寬
之海內正人也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
貰矣五人相視氣沮嵩顧經曰公故提督兩廣矣吾
言謂何經起言曰張總督功多矣顧用思州逮死無
所恨以論城陷則於法不同嵩曰何者經曰陷與搶

異思州名爲郡不若內地一巡司苗入即去此搶城
也搶城兩廣時有之兩廣督府故不聞坐搶城逮也
嵩曰太守何死經曰賊倉皇入太守不及詰賊不辨
執之而隨縱之矣病死悸死不可知非死賊中明也
且府印在其故謂異陷城相公第問賊今暴與戮否
耳遂言曰相公熟計即張總督一去孰代者嵩曰公
言婉而辯徐階復言嵩總督用兵兵敗則其責若以
守城池執與其撫鎮近且切哉此時嵩言外傳張經
寄岳書公生死懸嚴氏手旦夕矣岳曰妄語也安有
九卿如張維喬坐不與宰相錢死乎既知故書必至

岳曰死即死耳自古刀鋸鼎鑊皆[illegible]子致命遂志之地豈開廷徑求免者既上開封乃不逮岳脅一官以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職銜戴罪任事亡何邦憲搜賊敗斬之苗大震擒獻許保自贖岳以聞相嵩謂岳使曰張公擒龍許保甚善黑苗尚在須勦絕也俄得旨如嵩所以語岳使者且令三省巡按御史具覈奏報而冉玄思州之謀露岳上玄罪狀請逮治而玄先使挾萬金入世蕃所求輕旨岳又訐其事請下錦衣捕玄所使人或曰公不為嚴氏諱乎岳曰正以破其庇玄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愈仇恨先是李黙

以吏部侍郎掌部事及繼爲尚書先後推岳爲尚書者再嵩皆阻之最後推爲南京都御史嵩曰三巡按報未至何急也有旨罰會推九卿俸後而亡敢有請名岳者或語岳岳黨安可絶嚴氏父子在公不肉從明也何不稍自貶岳笑指其髮曰種種矣吾昔少年狠相屢招不得我一見今入錢買官乎吾知補黑苗應上旨而已是時黑苗懲許傑之擒匿竄益深徙伏無定而萬鏜爲吏部尚書推欲就其先撫功貽岳書黑苗可毋捕而罷也麻陽鏜幷州公念鏜昔日勞則獨告三省守臣與巡按當其他者善爲奏旣又因徐

階以請而岳但遵上旨擒黒苗而已責石邦憲使自
為功而黒苗遂就擒嘉靖三十一年也湖廣巡按當
勘報令藩司出庫羨三千金送岳所聽其犒軍意欲
岳行金嵩所結嵩覈岳盡貯之辰州府謂府太守吾
死取其中三十金具木若斂它毋毫髮動黒苗報至
嵩擬旨下兵部覆議而是時聶豹為兵部侍郎言宜
名還否則當復故右都御史階言嵩尤力終不得階
報岳曰力請公名內不得亡奈公古執何豹亦言公
於元相太疏簡也然岳雅稱平生据經不能從諸道
人拜齋禁中身尚書卽不能白事宰相兒無內徙意

其冬卒于沅州督府岳五年總督不挾家眷頭第取
村樸不解事者守巡兵備視殮退閱其衣床蓐席皆
枝梧綻裂駭曰有是哉公簡儉也其初開府沅州沅
人大慮恇擾及後不取沅人一物喪出沅人迎哭不
絕聲卒之明年三巡按疏報言功而并叙鏜先撫之
勞嵩擬旨復岳官予䘏典贈太子少保予謚而鏜得
蔭子焉蓋當嘉靖之朝上雖英明獨斷而相嵩父子
竊柄甚一時邊臣爲自全計饋遺相屬岳獨不通一
書故用兵有功常薄其賞微失利輒被譴然亦賴上
之明卒以功名終徐階謂岳子曰嚴氏擅政二十年

邊督臣不入一錢而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而已所定著有聖學正傳更定禮記恭敬大訓兵鑑諸書聖學正傳見王守仁辯後所輯恭敬大訓則取責難陳善之意

翁萬達字仁夫其先甫人徙揭陽父曰長公有俠氣信義著于鄉萬達嘉靖五年進士授户部主事畿輔饑出賑有法畿輔民頌之尚書薦萬達才調劇司出爲梧州知府咸寧侯仇鸞帥梧卒恣睢苦市人萬達執而鞭之世宗欲征安南篡臣莫登庸使咸寧侯整軍擢萬達廣西按察添註征南副使莫登庸旣聞討

罪之師大言夷中曰中國土官弑逆數十年無能正法獨問我哉萬達見都御史蔡經而說之曰明詔討莫登庸孤軍深入此難得志聞莫登庸又大言彼中我不能正土官之弑逆又安問彼今憑祥州土舍李寰思恩府土目盧回龍州土舍趙楷及大藤峽諸猺皆先後負固爲不利有懼罪之心而登庸又爲如此大言若相約爲內應則我且不保安能討賊夫惟先次第擒定之一以折其心一以孤其助則安南易下耳蔡經曰惟公之所爲憑祥州土舍李寰殺其土官珍萬達出語以激土舍恭恭不任受誣則殺寰思

恩府久設流官土目回以復土爲名鼓煽九司夷亂萬達則計擒回招還九司龍州土舍楷殺其當立子寶萬達則誘楷杖殺之約立其子楷使死自甘大藤峽猺公丁反萬達則佯捕繫其訟公丁者公丁喜入見萬達萬達坐而擒之凡萬達所以計定諸夷或緩之示不疑或急之使自盡或激而怒之或獎而誘之諸夷皆以平於是征南命下上命兵部尚書毛伯溫贊咸寧侯軍時萬達已與廉州知府岳益陞爲浙江右參政伯溫益奏留之萬達下令能入安南擒登庸者予百金募士察登庸之所爲闗吏有與安南人往

來交通者磔身籍其家萬達獲得安南人南傑厚遇之盡知其國中事傑因歸說登庸納款能兵而安南卒服是爲嘉靖二十年明年陞四川按察使又明年陞陝西左右布政又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其年虜破宣府塞入紫荆關總督尚書翟鵬巡撫都御史朱方皆逮繫毛伯溫以兵部尚書削籍遂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鵬爲總督萬達下令邊將卒殺降所繇來自今毋得殺殺者抵死論告殺降者賞得一降胡受之如其愛子於是降者皆來告虜情而萬達盡知之萬達平時分邊關爲內外二險當

秋防併內外關爲一關毋使備分而少全關游徼率
給以硃油筒離次者傾硃油其處此其爲識猝難滌
刮皆盡面縛請决治而卒無敢離次者矣萬達脩壽
䲨千餘里烽候三百餘所倣古火器造三出連珠百
出先鋒鐵棒雷飛毋子火獸布地雷等炮備之於牆
內使虜不得風雨至若其山麥川擁來必塞窖塡塹
然後乃能及牆而仰攻而固不能飛渡而我可於牆
內戍且佃田以居上嘉其功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
兵部左侍郎二十四年秋虜擁衆大入鐵裹門萬達
督兵鏖戰虜多被射死客王邦直與參將張鳳先縱

力戰亡虜追萬達哭而祭邦直文聘歸其喪奏官邦直子祠祀之邊卒無不感激盡命捷聞上大嘉悅賜勅褒獎先是大同宗室充灼等謀引虜陰遣人焚積芻二日五六發萬達疑之行總兵周尚文密捕得其出邊勾虜者多上誅充灼等陞萬達左都御史兼官如舊復蔭一子二十七年上以夏言復套事下諸臣會議萬達上議河套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天限也置朔方城受降漢唐尚已太祖神武定天下成祖身在行間三犁虜庭虜旣殘破其時我朱暇舍黃河衛東勝則我一時之計有所失也其後撤東勝就延綏套

遂淪虜然正統弘治間我雖未守虜亦未取取之可
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天險失沃野利則我一時之
計又有所失也先巡撫余公子俊置鎮榆林想有志
斯舉而套卒未復開墾無閒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
磧爲墟豈豪賢略于遠謀將時或掣肘未易畢志邪
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擣其巢穴嗣是我謀
日疎任虜出入今且盤據其中長子肯孫孳畜蕃遂
譬之人家成業久矣小王子吉囊俺荅諸部落可三
四十萬孰與昔時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而我承平日
久軍政多偷閒諜罕至虜居套内山川之險易途路

之紆直草木之有無不可必知夫塞以內我中國地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不可知之塞以外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聚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小有得利歸途尚艱嚮導倘失全軍危矣抑我刻日有期裹糧有數而虜遷徙靡常遠近不測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為逃遁犄角時聞壁壘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此時戰耶退耶兩相守耶我有數萬衆出塞虜必有數萬應之弓矢馳擊虜所長也火器守險我所便也

舍我所便敵虜所長孰得孰失塞下之兵困卽塞下之人也墳墓廬舍父祖所營妻孥眷屬骨肉所居禾黍桑麻業產所具牛馬牲畜身養所供迫于刀刃怵于死生尚每每怯退令驅之無人跡之地限以可立盡之食要以難必成之功若以不卽罷之役恐之以無時徙之禍而欲得其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師三歲爲期春夏馬瘦此虜弱時我利征秋冬馬肥此虜强時我利守春蒐秋守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夫天時物性無甚懸也馬有肥瘦我之與虜當亦不異馬瘦誠虜弱然坐以待我馬肥

誠虜强則虜能寇矣兵家勝負轉盼難期六萬之衆千里之途一舉失利議論蜂起烏能待三卽三舉三年盡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版築之興復以何日議者但見近時擣巢有功昔城大同五堡邊虜亦不來侵競不知事勢實有不同擣巢者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復套則深入人境勝固問關敗虞陷沒又往城諸邊我之近土虜人原不爲利故雖有侵取亦未暇恤今據套爲家四時住牧一旦有之肯晏然巳乎語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居難誠恐

布置未定爭穴之虎至矣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自內輸邊又自邊輸河飛輓之艱良又可思言不能用竟以及禍其明年春虜將寇宣府逼居庸關以入萬達念大同總兵周尚文謀勇可用夜草疏請令暫代宣府總兵趙國忠禦虜上立召兵部覆奏如議時諸將備虜滴水崖俱戰死虜南下尚文晝夜行至曹家莊虜已入據險與參將田琦大戰三日夜圍屢解萬達身環甲胄帥數千人赴之麾下將皆止萬達萬達益前適西風大起曳柴車後以數百輛進塵霧四塞虜拔營東走趙國忠前破之于大

滹沱遂分道追擊大敗之是時上已偵知萬達禦虜
狀捷聞大喜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冬奔父
喪又明年虜犯大同詔起萬達乞終制不許亡何虜
入都城下上大怒繫治總督侍郎都御史杖謫之都
御史竟死尚書丁汝夔伏誅吏部尚書夏邦謨會推
不稱坐奪俸特趣萬達還部萬達家嶺南兼程以四
十日至而上心懸虜猶遲之時時舉問大學士嵩嵩
第順上旨對曰虜在肘腋諸臣覬望果非不俟駕之
義上遂以王邦瑞爲兵部尚書及萬達至上責其背
君欺慢奪職聽別用時通易昌平三州各設文武大

臣以備三輔乃以萬達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守易州經略紫荆關三十年當考察以終制自陳
上責萬達不奮忠効力令革職閒住萬達疏謝疏中
有一人字失提頭爲不敬復斥爲民居二年尚書趙
錦以諂附咸寧侯謫戍復起萬達代之未聞命卒贈
太子少保賜祭葬大凡萬達守邊禦虜一切以奇勝
而一本於忠孝誠一之心諸所計畫深遠周至駕馭
將士能盡其才而得其死命臨陣以身先之而其料
敵爲甚審以故虜當之輒失利當上趣召萬達時蓋
萬達且至不先記謝嵩嵩密使人諭指又不應嵩故

以觀望對上不爲萬達解嵩子世蕃慮萬達彊乃乘
上怒媒蘖其先後奏疏萬達竟廢憂懼死隆慶初追
諡襄毅言者稱嘉靖中年以後邊臣行事適機宜建
言中肯綮萬達一人而已霍尚守翁襄敏安邊記序曰葉化甫爲予言邊閫重臣往往擁兵自衛諜報虜至惟武弁赴敵勝輒攘功敗輒掩罪甚且縱虜出入掩敗爲功上下相遁習有馴出禦虜介而先驅若襄敏者耶余觀公安邊之術大都有十選將較撫士卒固險要飭守備廣斥堠蓄馬資罰嚴詰邊謹偵諜獎豪俊急救援經畫布置詳密周悉豈非折衝之宏謨保障之長策哉
郎曰宣大總督設自嘉靖二十年以前其時尚有督
餉贊畫等官佐之後皆罷設萬達在官並無藩臬郡
縣可與發謀在左右者獨候人介胄一二吏胥供膳

焉而已諸屑瑟瑣碎旁午煎迫萬達皆精神及之嘗欲舉知名士二人為贊畫度上意又不敢二人者其一為程■其一唐順之順之夫人皆知之萬達言談說時事如倒囊出物心靈敏健遇事一思便徹終始家居束脩無少瑕玷論者以方郭泰徐穉云

劉天和　李遂

劉天和字養和其先南昌人曰夢從高帝起兵官同知賜田麻城遂徙焉曾祖訓仕叅政祖仲軻令崇德父璲令豐城訓年少時有偷兒夜入其家既得之矣火而視之而知其人與之金誡之治生終身不言其

人姓名天和自少從父豐城以是得師事楊廉聞其學父死坐累訟繫得理一出以白衣領鄉書有邑令於天和有世好天和不與通令強求之天和自山中讀書還方圖見令令先之殺鷄沽酒以延令令具語治縣狀天和爲判斷其可否令大服饋之金不受令曰劉君以我世好故少之乎倍贈之其不受如初正德三年舉進士夫人舉進士則皆喜而天和蹙感若不能豎立思之終夜不能寐夫人舉進士洋洋飾僕馬衣服天和墨如也而獨擇交於賢人君子劉瑾奇天和貌持刺物致之其刺曰宗生天和不往授南禮

部主事瑾誅故御史命巡按陝西鎮守陝西者中官
廖堂其殘虐陝人陝不堪命天和將行語其弟曰朝
命使我陝中蓋爲堂也我往必治之我必得罪則製
囚衣以行既至坐堂上焦然若有思也弁將周尚文
執事御史臺長跪請曰公爲御史貴倨矣御史出持
斧得意矣尚文竊竊見公邑焦然若有思者何也天
和曰弁也而何知也尚文叩首曰小人知之公生秦
民乎而爲廖鎮守乎天和曰皆是矣下堂與尚文語
尚文曰廖鎮守舍人多姦狀尚文能得之天和悉縛
堂舍人寘之法堂佯謝堂舍人爲姦公誅堂舍人當

會堂奉旨造進貢燒餅於蘭州等處堂請天和同往
天和曰蘭故别轄於他御史辭不行堂遂摭奏天和
違詔旨天和坐逮捕長安吏民慟哭天和車前後枳
不得發壯者至梏梃行求堂欲捶煞之堂斂避良久
益陰求刺客圖天和長安吏民豪者張傑王倫數十
人嚙臂盟途護之天和所過舍爲周誶其舍有無姦
匿所止同臥起食爲先嘗之至下錦衣良久吏部尚
書楊一清等爲請乃付法司擬違制不應罪贖杖還
職內批特降金壇丞時同逮繫者巡按御史雲南張
璞巡按陜西御史王廷相璞已死獄中刑部主事孫

繼芳奏言刑罰不中災沴所繇間者御史璞御史天和御史廷相皆以觸忤權右爲坐搆陛下赫斯幷下詔獄璞沒獄中不可作巳天和等法司擬罪巳過陛下猶有餘怒焉調之外任臣恐繼今巡按務爲軟媚民之罹害靡所控訴不報天和爲丞治丞官甚謹亡何轉爲知縣縣領天和治一口稍遷蘇州同知孝豐賊作亂累歲不能平都御史張津承命往討津舉天和贊其軍賊聞風降陞湖州知府縣有高士天和下車禮之問所以治湖桂萼爲其屬令素迂戇天和禮萼視他令有加曰公輔器也當朝覲治行最嘉靖初

陞山西提學副使尋改陝西一再陞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陝軍餉楊一清薦爲巡撫久之以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則巡行山谷中名父老問所疾苦除罷之臨洮令取里甲炭一筐天和廉知令解綬去則一平洮岷番族一平胡店賊一平漢中賊俱有功以母憂去廬于墓側上念天和功賜毋祭葬十三年河南徙徐濟閒不可漕起天和以原官治之天和疏汴自朱仙鎮至沛疏東郡七十二泉自鳧尼至南旺役民二萬費戶部金錢不至二萬功成陞工部侍郎遂以兵部侍郎拒虜三邊居四歲前後與虜戰二十七

合得虜首數千級先是天和諜知虜將大入集諸將
以所賜金爲牛酒饗士出二劒陳堂皇指左劒曰將
不用命者狗此右劒曰卒不用命者狗此及期虜果
入邊帥醉不備虜登陴天和聞之夜馳八十里至花
馬池乃引而西天和名醉帥立斬之與延綏將周尚
文寧夏將任傑固靖將魏時追擊虜大破之是爲黑
水口之捷天子即軍中加天和太子太保尋以南京
戶部尚書召入爲兵部尚書時虜報迫都下上固使
天和治兵無所中制而中貴人大將軍等輩內畏天
和恐督過所朘削上所幸方士陶文仲楚人也聞天

和至使使持謁出都三舍迎謁綴戚天和展謁曰吾
與而主不戚而主誤返謁不荅文仲慚於是時閒天
和於上竟乞歸卒贈少保謚莊襄天和才而廉所居
官必有獨創自製治河道有手製乘沙量水等器治
邊則造獨輪車及諸火器三眼鎗後來多遵用之每
當出兵不先士卒食有賜金須吏士之勞者毋死不
得親含殮其老婢周旋毋弃喪歸出老婢柩前號泣
拜之丞金壇時幕佐才甚重之幕遷江西時王守仁
在江西天和寓書薦幕守仁竟得幕佐力以平宸濠
亂又嘗才一小吏小吏饒人也不敢貽天和金帛而

餽之陶選鷩曰此尚方物耶麈之又名迈而碎之蓋恐其轉以餽諸子時人謂天和凝骿轉騈含氣風雲觥哂唯諾騰精涇渭乃其砥節勵行又不麈麈事功間矣

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唐中山王後大順光化間有隴西公崇者父子登進士相繼爲豫州刺史因家焉曾祖瓛仕兵備副使瓛爲御史時斥發巨鐺喜寧兵備松潘制董十韓胡夷不敢爲變有聲英憲間遂自爲弟子員從歐陽德聞學嘉靖五年第進士授行人朝參之外閉戶讀書究心當世凡所與游盡一時賢傑

縣司副司正轉刑部郎中適錦衣衛捕送强盜十三人遂疑焉覈眞盜一人而已請部尚書駁勘十二人者得解釋上立東宮赦天下部院例具赦條先是廷臣坐大禮大獄謫戍甚衆皆莫敢請遂曰赦孰急此以告尚書聶賢賢曰君言是也上意難測恐滋怒耳遂曰患無事會耳有會矣可揣逆上意賢怒遂度不可挽拉僚友盧蕙曰總憲王公可激此義也王公者都御史廷相郎與蕙夜扣門以請廷相矍然從之得旨切責而已改祠祭郎中屬上釐正祀典所諮問禮官昏旦至時尚書禮部者夏言言以屬遂遂酌損古

今無弗稱上旨上問廟議大學士張孚敬從禮官立
奏覆遂適在朝擬朝階屬草進孚敬歎服率用所議
南京太廟災有旨條具告慰修省諸儀言曰太廟在
南京虛位爾祭告足矣遂曰古者新宮災三日哭南
京祖廟根本地也不行修省姑遣祭告欲以慰解上
心恐非遇災而懼之意言不能奪聽覆議議上下詔
令四品以上自陳科道等官極言時政闕失輿論快
之始言善遂既數見遂據經執諍固銜之給事中曾
忭者適有以駁論忤言言謂遂與忭善意遂主之未
有以發也會同官王慎中外謫遂與諸僚餞之郊言

劾遂無故不參公座因指其平日會友講學交結朋黨變亂是非下詔獄廷鞫謫湖州府同知稍遷南刑部員外郎尋轉南禮部郎中陞衢州知府遂在衢一用風化爲治暇則招友講學如爲郎時處州饑流民以採礦爲名糾集入境大肆掠劫遂取保甲中驍健者各一人委縣佐督領之計授方略擒斬賊徒自與推官李文進輕騎直逼礦山駐宿賊閧中夜焚寨去時遂隨從不滿百人而已火起其下皆促遂出遂堅臥曰賊不意吾來將謂大兵合矣此燒寨走也已果然文進曰盍追之遂曰此皆饑民不爲患苦足矣遣

兵躡送出境閉礦而還無何章聖皇后梓宮南祔風傳上意欲避長江取道常山諸司檄衢具舟輿通道括財備上供遂承檄晏然具書上官策梓宮必不繇浙者三諸司抵遂書於地督促如星火遂確守前議不變已梓宮果道長江浙中諸郡騷然惟衢按堵乃大服遂郡廳有叢塚相傳爲郭璞墓發之不利於守遂曰郡廳也而丘壠在其下耶且景純不歿於此發之得石笋二乃唐刺史李邰所樹者又周王廟多靈應郡民率走祈福遂訪問知神爲孝子也易廟額曰周孝子祠而表祀宋趙鼎范冲魏矼翁蒙爲四賢祠

以屬民望一日衢山谷民聞造廷者數輩泣且歎曰謂使君年長矣而尚未也遂問父老何許皆曰自使君下車里閈無㩿豪橫改行民輩巳老見守衢未有如使君民輩特來望顏色是時王愼中稍遷至河南參政矣過遂冶遂迎謂曰子雖貴也不如我折腰顧循吏傳無子矣銓曹考遂治行第一陞蘇松兵備副使以母艱歸起復山東副使累陞右布政使適江洋盜充斥朝論以遂風力素著請不次擢用陞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遂募健勇修戰艦講陣法創鳥銃連督各數百具軍政井然尋召赴闕爲僉都御史專督

薊州主客兵餉坐未至京謝恩輙用新銜請符驗關
防且閙旨久而後至䕶爲民家居與郡守益聶豹魏
良弼錢德洪王畿羅洪先葷會聚講學而縉紳中言
濟世才者必推遂倭起東南用兵日久將臣數易嘉
靖三十四年勑下南京部院科道博選安攘才畧合
詞薦遂明年春倭轉掠鳳泗淮揚陵寢震驚糧運阻
梗朝議以淮揚咽喉地宜專設軍門設軍門非用遂
不可遂起提督軍務兼巡撫鳳陽等處于時淮揚閒
三罹倭矣復值水災而大工採辦牽輓恊濟意外重
科率爲民困遂至草軍餉大户幾千家㳟排門鄉兵

歲省民財萬計以次經畫戰守諸備視地要害奏設副總兵參將守備若干員派天長儀真寶應諸縣造戰艦數百艘合練馬步水兵賊再至不敢佗居一年諜報有賊三艘登劫遂方閱武狼山即麾兵將力戰摧其前鋒復計賊且大至若從海門直趨如臯至鎮地即主客倒置根本搖矣馳騎一晝夜趨泰州而賊果運至悉焚舟登陸遂下諸將我兵雖驍健皆新募未嘗見大敵但堅壁復謂諸將曰賊越如臯則必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陵寢在焉道亂要縣黃橋逼瓜儀以搖南都而梗漕運次之若從富安

而東討至廟灣則賊絕地也乃以海防副使劉景韶游擊丘陞守黃橋諸路身當泰州衝劉景韶崇陽人嘉靖甲辰進士後濟陽令陞貴州按察僉事提兵備苗會諸苗方搆亂撫州患者或謂撫之便或謂剿之便久持不決景韶曰撫示弱剿戮無辜書稱分背三苗此其時乎姑從中察以禍福而分背之使剿者附剿黠者附黠羣苗迄定撻侯苗衆議討擒其尤黠者餘孽皇皇解散陞按察副使防倭江淮佐李遂治兵躬擐甲冑首九十餘日生禽百斬首三千焚溺倍之擄倭夷器輜重打羣計捷聞增俸二級尋陞浙江按察使治兵鄖或久之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鳳陽諸郡■時賊衆烝萬總兵鄧城故稱名將一戰敗衂將士氣奪遂擐甲誓死將士感憤激烈於是皆稍稍勝賊適東南風急我兵不便迎擊遂齋沐斷禱頃刻風回縱火所營斬酋首一人賊挫衂遂

從富安沿海堤東掠遂喜曰此吾得地時也令景節躡尾其後晝逼之令益前夜則稍遠之期致賊廟灣而其時他賊復急攻丁堰西亭二路以牽我兵遂分遣偏裨按以策晝悉殲之身提兵夜從間道疾走淮安是時賊計遂方西禦謂淮無備奄至淮安之馬邏且遂已陣於姚家蕩賊大驚據高阜盡銳衝我師遂麾截賊陣令諸營壘出搏之賊大敗斬首千餘級殘孽東奔廟灣爲巢殊堅遂按行指示其部帥積土平地奪其險撤其傍近屋縱連砲番休擊之賊窘遂殲焉之方休士計功罷遣所調兵而崇明三沙賊復犯

揚州之七星港一時上下惶懼遂召將士激諭之誘入舊場戰地飭諸路兵與戰敗之賊奔仲莊繼奔鍋團劉家莊白家駒追及連敗之賊沿海西北來又敗之乃奔唐家渫遂所遣兵與故所練鄉兵復合擊之無脫者時又有他賊數百出沒海濱遂討賊雖寡然將士厭苦矣譌言曰賊自閩中滿載歸以北風鼓而泊岸非爲寇者置之亦無害將士動於利不告潛往獲其島主孟得山者以歸蓋自夏及秋前後八捷斬賊四千七百有奇諸燔溺無筭遷南京兵部侍郎是爲嘉靖三十九年初南京兵部尚書張鏊以倭警故

議選練營軍益以四方趫健名曰振武營新軍故事南京軍月糧有妻子者給一石無妻子者十減四春秋二仲月石折銀五錢及馬坤爲南京戶部尚書奏減爲四錢諸軍始怨而督儲侍郎黃懋官者綜覈過當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時坤已名入爲戶部代者蔡克廉病不視事比歲大侵米踊貴諸軍求復五錢舊額懋官曰事當請不輒許會給軍復後期諸軍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踰垣避之什不能與諸軍就撲殺之懸屍于市痛加殘辱大呼脅鏊鏊輒張[illegible]譟遂聞變急檕馬而行騶呵如平日軍中指目此

平倭李公競前紛訴遂曰諸軍誠怨怒黃侍郎不有
朝廷耶可奈何皆愕無以應徐叩首曰惟公活我遂
曰馬首是從乃請犒大會南京官僚一處揚言曰今
日之事遂所目見督儲公孫垣甃不關諸軍諸軍第
不當殘辱之耳卽奏聞不得稱諸軍亂也諸軍聞言
皆稍退還之酬醞復入挺刃而譟遂復負前叱之曰
我萬方爲爾等謀生路尚自絕更殺我耶江北數千
倭吾一人者滅之堂堂天朝豈無人處若輩皆曰非
敢犯公也求賞而已遂曰若輩行何等事欲希賞耶
復妻糧月糧故卽可耳必索賞卽殺我因處置散遣

之事聞上疑部臣不能安弭諸軍悉行譴逐下輕旨
捕首惡而已然奏報尚未至南中諸軍人人自疑訛
言洗營陰相約亡命入海遂與鏊謀曰昔元魏時禁
軍攻統軍張彝之宅朝廷置不問高歡遂散家財結
客因以落飛揚跋扈之心今雖從宜撫處首惡未誅
衆情恟恟如必俟奏報處分明旨朝廊兵情夕變矣
因稱疾杜門密召軍候入寢密諭之且諭且叩首皆
感激願效於是參伍訪報得首惡山等二十六人遂
自馳書内閣本兵請亟以聞既發書乃告鏊鏊亦與
遂協謀先期給寧家小帖以款散軍心而預爲榜文

捕魁則巳景丑而捕景寅而收尋張榜慰諭諸軍帳然巳兵部以遂所言聞上上復用輕比坐首惡三人而巳而今鏊致仕鏊去南都人謂營兵宜罷代鏊非遂莫可奪虜入犯御札問遂名尋名入為兵部右侍郎恊理京營戎政改户部尚書江東以往諸軍見稱亂之日當事之人被上譴責巳輩獨輕比益驕恣往往射矢部門或毆駡官長白晝殺人恬不為怪刑科左給事中魏元吉論東蒞事以來威令不振官軍相訟官率見詘下塲操演有賞無罰致諸軍愈肆今倭寇少息請散隷諸軍各衞解散其兇黨又必得彈壓

之人則更張雖驟可保無虞因薦蘇松副總兵劉顯足任上切責東姑息陞顯爲署都督僉事節制諸軍而未幾池河兵再變矣池河營者設在江北營三千人皆南京衛軍餘每歲春秋分番操守計在營凡四月月給糧三斗後以雜費不給人給幇丁一名助銀六錢相沿二十餘年矣時英武衛千戶欽謂幇丁非制請于南京兵部革之衆軍怨懟欽旗竿東閭遣人撫諭許幇丁如故乃得釋南京科道官上其事因劾東宜罷且請擇素有威略者星馳代任意蓋指遂上既治諸首事軍人遂別調東陞遂南京兵部尚書是

爲嘉靖四十二年兵科議留營再變非重遂事權不可奉旨撰勅如議而嚴世蕃刪損之遂無權矣乃冀勅秘之不復開讀第錄兵部疏移文江南北諸司大集官兵誓誡之曰汝輩作死多矣上寛仁不即誅不感悔更稔惡今日朝廷特勅我來是汝輩向背生死之機也自今以後旣往之罪一切不究顧姑息之政一切不行矣敢有違犯輕則軍法治重且奏聞誅斬遂風神峻整詞義凜然諸軍莫不斂氣則選驍健者四百人置左右爲標兵狙詐獷悍悉在肘腋而一二兇渠自知罪重恐終不免會有妖人縞頭妄說妖法

營兵王漢馬元等因而率衆禮拜復倡洗營訛言相誘遂密獲繡頭分捕宄黨仍語諸軍繡頭不能近知已身存亡妖妄可知衆心回向遂更斟酌營規申嚴什伍互書其名籍年貌削方懸腰其法一如在淮揚時而特重曉散夜聚嘯呼投匿之禁令其自相鈐束覺舉將謂振武營軍士不靖數倡亂當除罷遂奏護陵軍士皆以振武營軍士充之營軍有死亡者勿復補募以漸次消除之亡何乞休家居卒訃聞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襄敏遂爲人奇偉博大有氣節嗜學篤至善於屬文尤長奏章唐順之稱其能發難顯之

情爲一時獨步兵部侍郎萬恭論其人曰聖賢之學
豪傑之才子栻材皆舉進士栻仕至參政材仕至僉
都御史以講學名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記　嘉靖臣八

周尚文　馬永　梁震　祝雄

周尚文陝西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弘治正德中數出塞逐虜有功進指揮使歷陞凉州副總兵築凍牆百里距河套虜數游渡河尚文命力士持長竿鐵鉤伏渡口候其至鉤殺之陞征西將軍鎮守寧夏延綏山西俱有戰功其在延綏與巡撫都御史賈啓不協方坐譴奪職會虜吉囊入寇鋒甚銳總督尚書劉天和

檄起之遂有黑水苑之戰自巳至申凡三合軍氣乃振三鎭斬獲四百餘級陞尚文都督同知嘉靖十九年也二十一年召入提督團營聽征進後府右都督掌府事出鎭大同條上禦虜四十餘事二十三年與虜戰黑山追至凉城斬首五十餘級二十七年虜寇鎭邊堡尚文與戰解虜圍轉戰逐北賊伏蘆草溝突出尚文殊死戰斬虜一大酋虜大挫引去二十八年虜犯宣府滴水厓把總指揮江瀚董暘等禦之戰死全軍皆没虜遂東犯永寧關南大震尚文精騎萬餘遇虜曹家莊大敗之皆東走尚文追及於永寧斬其

後殿脩補牆堡七百墾田五萬畝鋪之事以身先士
築鎮口等邊墩堡五十里進左都督加太子太保鷹
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加太保俄病卒年五十五禮科
給事中沈束疏言尚文爲將忠義自許遇者虜騎深
入聞命疾趨奮勇先登多所殺獲一時奇功也雖幸
蒙聖恩褒之璽書陞之官秩然尚文有不泯之功朝
廷有未盡之賞請命兵部閱實先後功伐從公會議
贈以封爵延之世賞又董賜江瀚膺北虜之衝遏南
奔之勢援兵不至繼之以死是亦社稷之衞雖已廟
祀蔭贈仍宜特賜諭祭以彰死事之功夫九重深遠

下懷難訴當事之臣任已意爲予奪其間冒濫或至
倖蒙忠勤反遭擯棄今邊方未靖每厪聖憂誠宜厚
死以激生旌一以勸百上覽疏大怒曰周尚文連疏
百戰功勞又肆言繇東未得酬報怨望多端寛而未
治不知何故即死東言官也不行重劾反肆欺詆毀
激朝廷擅權市美吏部都察院參看以聞吏部尚書
聞淵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言東心無他第狂迂當
治上曰人臣之罪黨欺爲大淵等何不重參各奪俸
三月錦衣衛其執東付鎮撫司究問已刑部擬罪坐
東奏事許不以實律杖徒納贖上特詔廷杖之錮于

鎮撫司獄尚文多謀善騎射讀史通大義清約愛士能得士死力善用間諜悉知虜委曲自壬寅以後虜數入宣大山西無寧歲邊將望風奔潰所亡失不可勝計惟尚文數當虜有功然性抗傲善持人短長以故幕府多不能堪沒後十餘年始贈太傅謚武襄賜祭葬如例而東錮鎮撫獄十九年乃得出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使父榮成化初從征黑石崖歷鎮番參將威名大著永魁瑰沉毅而見人頫首下視言笑靜寡正德初隸陸完麾下從擊流賊有功陞都指揮同知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

永以千總隷彬稱病不起强之稱病篤十年守備遵化明年虜犯塞入馬蘭峪殺參將陳乾以永代又明年虜犯塞戰栢崖再戰白羊峪俱捷中首虜以百計論功陞署都督僉事總守薊鎮駐三屯營尋陞署都督同知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傭倍給諸健武者衣餉當是時漁陽一軍稱雄武宗至喜峰口欲出塞永扣馬諫上注視久之馬永耶永守擦崖口當虜衝其地絶無城塞墩堡率軍士持一月糧城之廨舍立興軍士釜甑場圃無不畢有乃遷軍守之一擊虜洪山口督兵伺伏斷虜爲二大敗虜人論功

陞右都督嘉靖三年把兒孫入青山口塞永斬其驍
酋遁去把兒孫自是効順保塞大同叛卒殺都御史
張文錦是時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他日九邊効尤
且有唐室河北藩鎮之禍廷臣言永居隣境觀變甚
明宜悉如永議因言永有威望可屬大事即令與侍
郎胡瓚提兵暫駐近境以待頃之大同卒竟平五年
上疏乞宥議大禮獲罪諸臣又言陸完有平賊功宜
贖罪錄其子上怒奪總兵寄祿南京都督府軍民千
餘人赴巡撫都御史丘養浩保留養浩上言臣巡歷
所至軍民遮留馬永動以千百稱爲北門鎖鑰東面

長城臣切見永仁以恤軍廉以律已絕科索以裕其財革占役以寬其力捐貲以賞有功營棺以葬陣亡一聞警報身先士卒訓練精銳屢獲訊醜北虜畏服時有鼠竊傳箭莫不如期縛賊稽首謝罪永當軍民耕穫之時身策遊兵按伏防護牛馬禾黍披放山谷無抄掠之患今聞永去搆奴孶子欲遂逃移永爲陸完代祈䘏典坐罪罔當但完獲罪戍死遠方氣勢已無可托永念蒙國士之知欲効區區之報不負知已敢負國恩伏惟陛下思邊防之重順軍民之心特賜優容不報永既去官薊鎮被虜無虛日廷臣多薦之

者乃以右都督掌南京後府事十二年大同軍再亂名至業已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經復名永總兵遼東十七年虜入塞率家兵逼賊斬四十餘人遂定陞左都督十八年遼東廣寧達軍儀伏等四十人作亂永率家丁乘夜直斬之無一脫者上深嘉悅陞永右都督先是遼東變定上卜將于李時時謂永有家丁百餘咸驍銳善騎射至是竟得其力都御史王廷相言永驍勇有謀廉潔無欲一聞邊報即率領家將當鋒赴敵人皆用命重賞邊士尤厚恤夜不收是以哨探遠烽火明但遇虜人竊入先已

預待擒獲小竊之賊不加殺害撻之使去或求鹽米而來即親出關外分給虜畏永如神明共戴之如父母在任數年不敢犯邊以爲蠻撫畏服以方叔素著之威回紇羅拜以子儀平生之信今永任遼東總兵宜仍調薊州則都城北顧諸鎮無虞而畿甸居民復有環堵之安矣陞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尋卒于遼遼人爲之罷市襯歸漁陽漁陽人皆洒泣兩鎮並祠祀之永善調虜情能名知人獎拔蕭陞劉淵祝雄皆起列較爲方鎮

梁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能挽強弓發百矢以

把總累遷遊擊將軍嘗先登陷陣虜人畏之謂之梁
王嘉靖初歷陞右都督以總兵鎭守延綏陝西大同
初大同總兵李瑾廉勇敢戰然用法過峻士懷怨貳
一日長哨軍醉憤聚百人攻瑾門瑾聞變踰牆走尋
悔之還率家僮出禦瑾素立信砲官舍中寇則舉爲
號則城中諸帥率所部聽調發至是信砲舉諸帥率
兵至衆素怨瑾反與叛者合攻比曉瑾矢盡衆擁入
執瑾殺之都御史潘倣走免名總兵朱振與謀振者
嘗有平亂功旣調僉南京中府事罷歸因爲倣擒首
惡七十餘人皆折其肱繫死獄中獨存王弓兒等數

人解赴總制侍郎劉源清弓兒怨振擒巳誣其主謀源清名振至使百人環守之振懼仰藥死其後總兵郤永率衆赴南關居民見兵勢惡閉關門永斬關入殺掠幾盡叛軍益煽惑城中民閉大同城門壘之封出繫獄指揮馬昇楊林以為主帥廷議用兵攻之源清永調集諸路圍城不克會兵部主事楚書以事至請入城撫諭書髯而偉叛者畏焉於是密與潘倣及郎中詹榮謀使間其黨而出是為嘉靖十二年明年春書與倣給叛者符約賞格其黨果懸首惡七人首於城外時林昇為應分捕黨與繼則禮部侍郎黃綰

以懸問代王勘核功罪至復捕百餘人誅之而大同
始平源清永坐貪功妄殺逮赴京謫譴有差大同至
是再變矣鎮兵益驕不可馴繼瑾者魯綱軍士賤鄙
之矣震繼爲總兵名諸鎮兵語曰我無爾陵爾毋我
叛王法軍令我不敢破震麾下有家丁千餘皆善騎
射向鎮兵時時語曰爾所敢驕恃衆耳兒郎輩無不
一當百衆以故稍稍斂縮震在官廉甚又時激諸軍
以義氣於是咸聽指揮十六年春出兵王林川斬首
百四十級又出黑山民門貓兒莊各斬首八十級嘗
出塞擊虜戰于紅崖兒敗之陞左都督蔭一子百戶

十八年鳩工繕堡甘苦與同五堡竟復虜亦不敢近塞虜近塞者家丁輙出刼之刼得虜馬震輙與刼者或謂震開隙曰凡開釁者謂虜不輙擾邊我撲殺之今虜數深入不苦之彼肯畏耶震用兵先筭後戰不專恃勇前後與虜百十遇未嘗少挫無年卒贈太子太保卒後虜益入世宗思震功再贈太保謚武壯

祝雄遼東前屯衞人嘉靖中以副總兵鎮守山西十八年以總兵鎮守大同二十二年總兵鎮薊善養士卒人樂爲用虜入寨親率子男爲士卒倡子少郜立斬以殉虜毎望雄旗幟即遁去在鎮三年虜馬不

南牧世廟嘗書其名于御屏雍性廉靜自奉泊如奉
咨亦無兼味每行邊則布袍氈帽不異行伍卒于官
私囊僅足充斂薊人立祠祀之

俞大猷　戚繼光

俞大猷其先霍丘人始祖敏以開國功授泉州衛百
戶大猷氣貌不揚言辭蹇滯而忠誠自許動擬古人
爲秀才時從泉中王宣林福趙本學授易而本學能
即易衍兵既襲官從李良欽擊荊楚長劒本學泉人生平研易以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緝盧閉戶不求聞達著韜鈐內外編註解孫武後不授予以付大猷嘉
靖十四年登會武舉時遣兵部尚書毛伯溫征安南

大猷上伯溫書陳禦象猴傳槌地之法不則使人持尺書諭降之夷俗無禮好殺辱諭使破竹而束其膚必得才學節識之士輕死生重國體者乃可任往大猷自許不敢後古奇士則請行大猷言交人用象以戰禦象之法當用戰車拔戰之具合作長矛凡給軍米以斗五升一包十日一給於崎嶇峻嶺之地列軍傳接如猴所為名曰猴傳我所進兵賊必闘設陷穽久之草長不異平陸凡遇寬廣旋地須令前鋒抱旋擊打驗其虛實既得掌千户印於金門所上禦賊書於僉事而究於所以教之僉事呵杖之曰武人安書奪其印大猷笑曰此非吾自见之地二十一年虜大入山西詔天下大選材官大猷曰可矣走謁御史自言學古兵法通曉

塞詩書爲基忠孝爲根選材官應詔無如大猷御史上名兵部大猷鬻貲走京師復上伯溫書曰大猷卬小謀大危也位卑言高罪也未信自衒妄也三者皆盭不避而蹈者思效其區區也方今賢公卿主議亙執事承式司馬元戎制策於中虎賁羽林臣翼於外豈少大猷若人大猷卒伍凡流抗身孤獨之表奮辭威重之前計謀議之得失則傷帷幄之士談戰陣之勇怯則恥介胄之偶論功罪之明昧則于廟廊之謨謀守禦之疏密則侵封疆之職甚而因弊究害循事求情言愈數判過愈彰罪愈滋圖生無狀投死無

所豈計所不及事所難料哉故素之所蓄積肝膈之所要盟蓋有不安於此者是以士有散貲結客仗劒要交殘軀報知披肝售志揆繇職此也大猷生蹤三十家無十金雖藿食藜羹不以飽妻子而分死士閩中黠夷爲患跨吳越上下出沒連歲承檄以往率數十死士身先舟師使數敗之衆一日用命生縶而致之當道以爲奇功連歲御史以大猷名應檄赴大司馬幕下雖然足効大猷萬一哉御史亦豈知大猷者哉大猷雖有不羈之才而低首行列雖有鄉曲之譽而處勞孤貌雖有深沉謀略而不能爲縱横游説特

在外軍數見克捷遂叨薦舉御史旣具數陳應司馬
必彌文廢格計有投書於澤沉劒於淵俛頸[illegible]櫪待
腐草萊而已負志如此不已悲夫昔大司馬統兵征
剿不自揆量嘗條事狀大司馬竟如大猷計以是察
見大司馬有獨任國家之忠有兼聽芻蕘之美是以
齎資裹糧萬里疾走以赴麾幕入都以來知醜虜蓄
害僅未舉動大司馬集思廣論夜以繼日然所伏庭
而見其言其人未有如大猷者豈大司馬忠國但憂
而用人之格猶狥常調是以有志之士無所勸以忘
軀係妻子戀鄉土之人無所慕而樂効用也方今譚

兵者吝賞也緩令也寡兵也乏糧也大猷以爲賞太濫令太嚴兵太多糧太備夫師之有賞罰也成則制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與衆共之示不得私也今者斬一敵獲一馬節次報功朝廷亦從而賞之故曰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事鉅敵堅則渙然矣齊之技擊得一首而賜金是也大猷所謂賞太濫者此也古者遣將跪而推轂使制閫外不獨示有專也且使展布四體無所繫也今也奏牘紛馳命令渙號雖有神速亦復洩知一有舉動不奉朝請文墨之臣議論持其後大猷所謂令太嚴者此也昔李靖以三千

人破突厥於定襄其後頡利陰山不過萬人二虜亦
嘗跨遼賊也今我軍不下數十萬勢乃無異驅群羊
嘗猛虎所以不敵綿羊無嘗虎之志也且主客之勢
亦甚可惑凡主寡可以應敵之衆者戰守在我不在
敵也今也視聚兵爲路傍之室無有固志聞風而潰
欲戰欲罷皆在於虜大猷所謂兵太多者此也大猷
聞近者輸粟邊塞將帥不以給士士卒不以給食惟
願計粟受金大猷所大惑也古者行師曰廼積廼倉
廼裹餱糧金銀雖富不可充饑舍此耴彼豈非國家
儲賻充羨使之前生貪汚且可見其享受安飽從而

計取貨賕兩購其罪帥長尤大大猷所謂糧太備者此也大猷欲言蓋不止此因當迎機而設亦待大司馬隨問而對書上伯溫大奇之送贊畫宜大軍門為軍門者侍郎翟鑾大猷上鑾書曰大猷南方邊戍之士論風氣不敘其地鑒形貌已占其愚此一來也盡鬻資用以充行橐為生死辭以別親故走萬里不知其遠聞驚風而不懾被寒霜而不餒期以輸官能行幼學立毛髮之功佐祖宗二百年培養之恩酬相公一日之遇也大猷之始至也與此方將士譚戰陣矣皆不過曰操刀挾矢得一首級為功而已以大猷之

狂竊謂虜今日敢爲猖獗者蓋自太宗北伐而後未聞用大陣勝之漸不可長幹所當伐天命人心於此必有發洩國家至計及今正宜大奮誠當用節制之師勝以大陣然後邊圉無虞中外寧謐夫用兵之道古人譬醫今復舉說見謂已陳請譬爲文儒生爲文當先議字某字義實某字義虛某字義虛實半某字可起某字可結某字可接某字可承數千百十字皆明其義然後下筆爲文大篇短章無不如意將帥用兵凡門下術士謀客副將部長以至數十萬士卒皆當知孰賢孰迂孰勇孰怯孰精孰疎孰長於騎孰長

於步然後以此前攻以此後守以此爲正以此爲奇亦當大合小合投之所向無不勝者今相公幕下數十百員之將數十萬之兵皆能知否大猷以爲鬬戰之具未脩爭角之技未習行陣之方未講也大猷所謂未脩之具者欲以强弩勝其弓矢銃砲摧其堅銳虎叉制其環刀矛車御其衝突其所謂未習之技者欲將士各熟夫一技而所謂未講之方者欲使一軍共熟乎合變也其間又有弩制車制旗制牌制網制銃制斬馬刀制虎叉鈎刀制分合之法止齊之節賞罰之格斥堠之周申令之詳教化之漸地勢之便陣

勢之奇願得一一指數相公之前而相公試垂聽焉夫志可以矢公忠而才貴集事氣可以運宇宙而謀要有成古之英雄豈樂驚世駭俗哉窮則變變則通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則非常之功不可得而建也相公用大猷言使閱此方之兵敵此方之賊大猷當鞠躬周旋殄殲至死雖肉食野鳥骨暴砂礫猶生之年也大猷言不得盡志不得行徒糜廩祿以虛歲月雖闒門生入微職再增上無報乎國家下無補於生民將有先朝露填溝壑而已因爲切近三事以獻一曰別馬步以定戰勝二曰教技藝以倡勇敢三曰重

正兵以禦衝突鑾名入口對大猷名其素號知兵者
折其爲弱指其素恃堅營者辨其爲虛鑾曰吾不當
以武弁待子下堂禮之大驚一軍而是時虜遁大猷
知鑾無意歎曰忠心滅虜奇功報主爲宗社長久之
謀求之內外公卿未遇其人賦東征歌歸矣中國外
夷勝負盛衰天實主之倡仁義禮樂於干戈之場講
止齊節制於混亂之區宜世迂我也伯溫因爲大猷
請命擢守備汀漳旣至上言巡撫都御史今守令巡
海之官視地方安擾如傳舍渡舟然因日教技擊暇
與其秀士讀易論文林箐逋結次第平定亡何海寇

作發海舟大破之當道交薦陞廣東都司僉書時新
興恩平二縣賊屢招屢叛有司不能制廵撫兩廣都
御史歐陽必進檄大猷撫諭大猷到界中還報新興
一縣浪賊引猺賊成亂猺賊化外之民也治宜緩浪
賊治地之民也治宜急因出榜招諭極其切至浪賊
化爲新民而良民輒因賍跳數罵前惡大猷復曉譬
良民語之以理時時攜糗糒單騎入村教以忠信仁
義戰守自強之法復從數人入諸猺峒諭教之峒人
驚服有蘇青蛇者久橫界中與其黨梁伯清俱來大
猷察伯清可用裨伯清牒令與諸酋之他所發視挾

青蛇前行殺之大猷諭賊曰有人謂我勿勦汝我則不從凡我良民謂我勦汝我亦不從有人告汝謂我無勦汝心汝亦勿信有人告汝謂我有勦汝心汝亦勿信我之勦否我亦不知汝所自信汝惟信巳汝守汝巳我知我心矣我心父母我人忠信汝無估終汝而怙終我心捄民我身未死斷不汝容大猷誠意開盡言辭懇切以不兵爲兵新舊之民回心獻款保全無數會福建海寇張甚巡視浙福都御史朱紈奏遷福建都司時安南逋臣范子儀欲篡其幼主莫宏瀷之位挾莫登庸別子正中保萬寧州以匡復爲名擁

衆三萬時時入寇欽廉界必進奏留大猷廣東臨行新興人扯衣遮擁奪肩輿不得發者數日乃單騎夜半從間道去是爲嘉靖二十八年旣至馳入于儀諭降其黨解散者一萬安南人乘子儀勢孤破逐之子儀還走入欽界大猷用海舟遮擊前後兩戰俘斬千餘子儀復去入安南追至海東雲屯檄宏瀷捕之函首以獻交州大定亡何瓊黎叛乘勝勦平之單車入山與黎約黎人爭持牛肉來勞圖像佛祠稱爲俞佛而禱焉則上交黎善後二策於必進其平交策請度華夷界地置重兵委大將永鎮之交南永安新安諸

州皆揖大海城中有左右二水左水通海交若有變當用海舟征之國初征交從陸險遠所以取敗從海征之舟船無所不登岸兵糧無所不乘載交人有糜折逃遁而巳蓋漢征南越用伏波樓船二將軍馬援征徵側徵貳皆從海道此古法也其平黎策謂自古有天地則有此黎不可以州邑制不可以教化[illegible]年一亂亂必一勦從古及今不知幾亂幾勦財帑費耗平民受傷不知凡幾何不如逆計未來之費豫爲一時而處之逆計未來之禍豫爲一時而弭之竊謂天下之物以群而分則不爭天下之勢以重馭輕則

不逆若各州縣土官其在千百年之前流毒肆害何
啻今黎惟古人就其中力大智雄者使爲世官以類
相統故天下雖亂土氏無生異心土官雖弱其宗人
相謀則有之未有土官逐主而篡之者也何也以群
而分則不爭也土官有官有印有府州若縣之名一
方操柄握於一人內甲陳百千精銳之兵外村聯千
萬應援之衆故雖甚不道其下敢怨而不敢怒寧就
死不敢變也何也以重馭輕則不逆也今約黎土舍
伯仲之間耳服則馴不服則聚而殺之亦何怪焉請
於聽撫之黎擇其力大勢雄者上聞朝廷授官給印

置城立縣一如土官彼其城高池深宮室之廣財利之富妻妾之盛世代之榮必圖自全之計萬一有生異心據城以叛雖强如岑猛窘迫之日亦必背棄誅一人而別立之其亂亦易平也必進不能用因請於朝以爲海南右參將三十一年倭寇浙直勢甚猖獗朝命以都御史王忬提督浙福以大猷爲浙江左參將是時我中國人王直毛烈亡命入海爲倭嚮導忬議招而撫之大猷言招撫之法必大兵壓前賊力不支輸欵求降帝王仁義之師志在平亂從而哀憫許以自新若有不復生死之權要皆在我徒曰招之而

已權乃在賊明公督兵滅賊當堂堂正正爲天下先大猷請用福建樓船爲明公破之遂與參將湯克寬入海擊直敗之會颶風逆發我賊二船皆顛危至甚乃復收港賊尋亦遁凡大猷所以議逐倭者謂當用樓船入海與戰若徒備之岸陸我何所可守彼何所不可登緜陸備之我有奔走之勞入水求之彼共風濤之險又倭劫海岸其患尚小倭入河港其患乃大倭登岸行劫有所掠貨必載歸之舟中彼舟有數而我海上舟亦有數耳一入河港我孰非舟因我之舟不勝其載登陸劫奪我兵從之彼入內地必致死矣

浙西川河互錯溝港穿貫多水田少燥園間有燥園
盡種桑柘其多水田少燥園則難以陸戰其川河互
錯溝港穿貫則莫若先防河港之入一入河港我整
搠河船周防戰備撤斷津梁使無所渡徐進逼之待
其可戰一鼓乘之更行調海船堅守海港使不得遁
夫賊在海外海船足衛之賊入內河河船足困之計
數年之費爲一大舉勢必盡絕今總督軍門但知急
戰斬進將領但承指揮輕死决鬬徒兒戲耳王翦之
對始皇也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不信以使李開開
用二十萬人不勝乃以六十萬人使翦復往夫如是

者不用八十萬人乎其爲軍興費不用八十萬人費乎早用翦言寧復至此夫若此者不恃重之鑒也忬用大猷計數以樓船破倭東西粗安而整搠河船之議竟不施行三十四年陞南直隸副總兵蔣松江柘林賊盈二萬連年不可討朝命以張經爲總督尚書經始至亦欲大猷急戰大猷曰某可殺寧可使擊不勝哉與經謀急調楚粵兵爲先鋒兵未至會朝命遣侍郎趙文華監軍文華督促經戰而經與大猷爲持重文華怒論劾經頃之楚粵兵至大猷將之大敗賊王江涇而經亦用大猷河船計多所得賊擊賊六金

擒斬首三百餘級大猷嘆曰此吾獨創內防之策惜向者王公不用也王江涇捷文華劾書已至世宗大怒論經死大猷奪祖職已倭至日新公卿臺諫皆言大猷可任其明年使充爲事官鎭守浙直總兵連破賊吳淞江口管前沙茶山斬首千五百餘級移定海乘雨雪焚舟山寇進署都督僉事明年進署都督同知海上無警者二年世宗必欲得王直殺之總督胡宗憲使蔣洲陳可願入海說直直有歸意求貢市副總兵盧鏜請許之兵部郎唐順之主其說而大猷欲用太祖太宗禦倭法勦絕毋留以正中夏外夷之體

與僉事王詢倡論候其至出擊之宗憲曰敢擊論死
使鏜迎直海上大猷陳兵誇示之直至則世宗必殺
直倭從直來者盡殲之乃已宗憲下直獄倭怒
宗憲給之焚舟走柯梅人殊死戰夜乘艇入閩閩中
巡按御史將論劾宗憲宗憲劾大猷委罪曰是背笑
我不戰者有旨逮捕詔獄大猷歎曰某許國以來平
交征黎勦倭大小百餘戰擒斬何啻萬計其餘移文
調度不在陣中者軍門不錄也結髮修身白首無違
一發不中百發盡失哉用帕繫首以裙結腰從一材
官後循牆走入見御史於寧波士民軍較喧問咨嗟

曰俞公奇男子立奇功有此奇事大猷聞而笑曰尚有奇者且入不對之境雖然丈夫生世要有此遭吾所自處在中庸之十四章矣即寄其孥寧波託所善友人李杜守之（杜泉州人稟資雅邁善出新意發經傳所未發大猷當事有疑質問一言而決）時譚綸以副使鎮台州數給大猷孥而溧陽史際遺五百金於道既至都御史周用避正堂戒胥隷毋索俞帥一錢諸御史皆來語公之功高明主所知行出公矣設不測我輩當不避誅譴爲上言之錦衣帥陸炳爲大猷行金嚴世蕃所而大學士階亦爲保持得發大同立功大猷念倭騷動東南不過費財糜卒

耳虜於中國乃爲不決之隄欲自見平生而勢位未可乃爲總督都御史李文進制獨輪兵車可推輓上下強弩神銃擊堅及遠筸旁龍盾而虜弓矢弗能及也文進試之用數十輛步騎數百人挫虜數萬於安銀堡文進以其制聞於朝置兵車營自此始也湖廣鎮筸苗起巡撫都御史黄光昇言大猷用兵如神臣在廣東時見其平安南叛臣筭無遺策始發之日廉州太守問賊何時平大猷曰後四旬見公於此巳而果然有才如此置之散地乞補臣所部裨將楚中諸苗皆大猷昔時調遣從征伐者令其當事必有以威

撫之詔以爲鎮算參將四十年廣饒平賊張璉聚寇數萬攻陷江閩諸州詔江閩廣三省會征之用師二十萬人復以爲南贛參將督江兵進剿時三省尚屬胡宗憲節制宗憲故論劾大猷矣至此又欲使急擊賊大猷上記曰明公謂璉賊出刼使急擊毋反巢上策也大猷謂明詔三省會征必有所在豈其使二十萬衆一夫狼走若其奔竄流殺爲禍滋大璉雖離巢財寶妻子在也攻而致之孰與走逐之宗憲一聽大猷之所爲諸將謂璉巢萬山下出徑斗絶孰敢先登大猷曰屬我疾引萬人據其高嶺栢嵩嶺璉果奔歸

數戰盡捷而廣兵觀望久不至大猷察賊窘計離其黨執璉自贖璉執有日廣兵聞疾至奪之江兵不平欲與閩大猷撫几大罵敢鬭者死夫吾惡賊不請耳何必在我江兵執璉廣兵執璉又何擇焉馳散其黨二萬不戮一人以示恩信乘勝誅林朝義賊殺二千而返論功賜金陞副總兵鎮守南贛汀漳惠潮尋進總兵都督同知大猷請置縣五嶺間善後朝議爲置平遠一縣以屬潮四十一年福建山海寇無慮數十萬督撫游震得請以大猷控制全閩江廣湖數道朝命未下其冬賊陷興化城明年春大猷馳至頓與都

督劉顯戚繼光滅之移鎮惠潮潮有倭二萬海賊吳
平與通諸山寇亦起勅江廣福建三鎮撫臣偕大猷
討平之大猷次第誅款使人招平平率衆來謁單騎
見之平啼泣投身其諸酋不甚聽平平不能自決然
猶爲大猷殺倭百餘級而與之絶大猷居平梅嶺而
平終不戢詔書必得之使閩廣二帥會征大猷曰兩
將不能以相使盍歸責一將當事迂之久之廣兵不
至平遁御史論罷大猷官會河源翁源二縣山寇李
亞元等爲寇兩廣總督吳桂芳抗疏于朝曰大猷可
以將別將別將不能將大猷大猷得留分五道兵征

之俘斬萬餘而廣西古田縣者苗賊據之七十年所
矣其酋韋銀豹黃朝猛入會城刼布政司庫手刃參
政民東桂芳復請用大猷鎮守議征詔復都督同知
佩廣西征蠻將軍印是爲隆慶二年此時總督兩廣
譚綸移鎮薊遼上書乞大猷與同練車破虜繼綸者
張瀚以海賊吳平雖死其黨曾一本復熾復疏留經
略之瀚問大猷破賊計大猷言賊之所忌閩船閩兵
當造舟募兵於閩瀚與諸司嫌其遲久大猷爲瀚作
拙速解曰孫子有言吾聞兵以拙速未聞巧久夫此
春秋戰國紛爭互併之術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君猷

子弄兵命將征討堂堂正正十圍五攻剪株枝根絕然後已苟圖欲速不顧大計是倖功也夫速而徒拙何取於速久而能巧何嫌於久愚謂今日截殺鵰𠞰戰國用兵師也速不嫌拙大舉征𠞰古帝王奪罪之師也巧不嫌遲瀚不能用大造舟廣城下大猷言廣省城外即海不似閩港紆深賊來欻忽耳倏入一炬奈何瀚又不然其說居數月一本突犯廣城火所泊舟殺擄旬日瀚及諸司悔復問計大猷曰計在始議諸公曰閩舟成賊遁奈何大猷曰其勢擁腫將安所遁明年舟成遇賊漳潮旬日三捷生擒一本兩省

功皆首大猷於是始往廣西議征古田諸公謂用兵七八萬可矣大猷曰必十五萬竟以十萬分七哨入居三月討誅朝猛生擒銀豹破堅巢百餘擒斬賊級七千四百六十餘俘獲賊屬千餘大猷曰必再聚兵拾撫之須五月乃可出諸公不能俟以三月出大猷嘆曰徐之二月待吾經略此方之民永安矣於是總督侍郎殷正茂上功於朝改縣爲州州曰永寧而廵按御史誣劾大猷所擒銀豹非眞兵部覆奏大猷故東南名將必不輕謬爲奏移鎭福建時方議攻賊彭湖忽有新倭自漳泉邉福寧大猷遣兵追之將及副

使鄧之屛促向彭湖新倭猝入烽火寨殺把總去御
史論劾大猷大猷竟不言之屛短坐免官時萬曆元
年也大猷結髮爲將在兵間五十餘年旌旗所指動
以報明主拯蒼生爲念長於料敵未嘗敗衂居常稱
堂堂天朝匪茹之寇非蠻則虜帝王之師有征無戰
即制之兵動圖萬全寧費寧遲不敢輕動耴勝與其
亢目前之局毋寧預計數十年後經營訏謨而永之
然世多不然其說至其爲之不就而後信服而卒從
之至於永久訏謨一時當事固未能决也其倭陷興
化時與人急在燃眉而大猷講五攻十圍之道鑿溝

壘堵海壖以待戚繼光至然後與劉顯一鼓平之興化所繇陷坐劉顯玩戰與人怨顯次骨而亦大詘大猷顧大猷謂吾不先鑿溝塹堵海壖者戚公驟至能無一倭逸漏耶此時譚綸方爲福建巡撫上功於朝繼光顯皆得陞廕大猷賞金而已綸貽大猷書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而公堪大受公誠如霍大將軍任如諸葛丞相大如郭汾陽忠似文信國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當今之世舍公其誰公幸自愛綸入爲兵部尚書大猷貽綸書曰某平生志

在征虜而見用江南乖違本素今年七十餘老矣妾
媵尚有胎產膂力可敵精卒二十許人公許我大受
今其時也綸疏起爲後軍都督府僉書大猷友人李
杜諷大猷老也盍退休大猷曰吾祖父世官享國家
俸祿未有以報主上冲歲夷虜時肆憑陵平生志在
西北邊老當益壯斃而後已譚公在位又知我心
虜自成祖北伐而後未有用大陣勝之者世宗庚戌
之變將士懊懦未能列一陣見敵此國耻也穆宗皇
帝奮武大閱而陣法久廢諸將幾不能軍何以示國
威衛天子於是以其故大同制車法上之於朝曰樂

虜之法非車不足以戰古人制字曰軍曰陣曰轅之類無不用車者馬隆依八陣作偏廂車偏扁也詩曰小戎俴收卽車之扁小者淺而收之也蓋古人取任載不多而得便旋之用火器衣糧之類皆可載往時王崇古協理戎政請專委大猷訓練三年有成方欲推之九邊會綸卒歎曰無同吾志者矣乞歸休亦尋卒賜祭葬贈左都督大猷歸京師練車罷大猷在軍風角占候遁甲皆所不信潛心學問起基卑邇以爲實修當世士大夫深於道者莫及也至其雅量鎭俗東晉風流亦或讓焉輕財好施同郡待以舉火者十

餘家大猷與湯克寬擊賊海中風濤立起天色黯晦不得嬰者二日軍士皆哭大猷䛕然稱快克寬日此豈快時大猷日某平生無所憂斟今與公同時溺海業緣旣盡亦是快事克寬大服風定執贄稱弟于嘗元正見偏裨堂上離坐答揖侍者推坐肩後揖竟逕坐侍者不豫前遷遽跌於地冠簪俱脫大猷待起整冠卅衣略無異色退語人日　日具雅量彌哭充矣其年平泰亦無殃哭平生推獎

歐陽深鄧城湯克寬陳第有國士之風薦挽不遺餘力城克寬坐繫以身保任之其後皆至總兵而歐陽深以秀才納級爲指揮結客募士死與化之難第先爲秀才大猷一見事功許之薦引武途官至遊擊將軍以不善事督撫棄官歸家年七十餘歷遊海內訪友論學辨博而卓於見深城猷同郡人克寬邳州人

第連江人第與子善

戚繼光字元敬其先定遠人高帝初百戸祥從西略地以戰死子斌受職有開國功陞定州衛指揮僉事數傳而絕景通以弟子爲後武宗中部戍卒踐更京師劉瑾有逆謀知景通豪傑遺之蕭帽與約作難景通佯應之旦日爲黃冠遁去武宗所名見方士鍾生者百歲人也善景通授以六壬遊都之衛屢擊殺山東賊陞大寧都司掌印入坐神機營歸養母人稱景通孝廉將軍始孝廉將軍未子魯橋故有異人衣褐衣據槁木自云八百歲矣前知事下帷通賓客不見

身意其妖精也至孝廉將軍見褰帷輿入日端人也吾無隱乎爾孝廉將軍問母病言無恙也問之綫何子曰猶未之知明年某日朝會茅山爲公察蚤晚至期往見賀曰將軍有子也後十三年戊子歲十月閏朔其時矣此爲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也老夫乞以爲弟子名之曰長壽後五年當復舉其功名亦差亞十有三年繼光果生及期其母夢神人衣絳衣降於庭虎變躍梱內是日日華五色孝廉將軍命之曰繼光幼而好弄押闔多權奇孝廉將軍從方士受大還錮鼎烹汞偶退火出丹室命繼光主扃繼光進武

火大烹扃戶自若旣排戶入大驚孺子冐不測而攖九龍敗矣覆鼎出汞皆成金覆試之百端不死孝廉將軍貯硝樓中戒毋上也繼光私衆火爲戲燄薰天孝廉將軍厲詰之弗應跡之則旣然且燼闖而𦢊入版者三寸孝廉將軍灑然異之孺子得天侈矣年十餘隆隼方頤英氣勃勃稍長折節爲儒以經術著旣冠襲世官亡何孝廉將軍死不能家嘉靖庚戌待試武闈會虜犯京師繼光上便宜言事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兵入戍繼光任中軍以從輯和衆心一軍皆服陞總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浙中倭甚

義烏人故勁慓繼光言督府請練爲兵許之使募三千試之繼光以江南菹澤多走險不比江北地夷可兼驅者乃爲鴛鴦陣陣十有二人隊長前次夾盾次夾枝兵次四人夾矛次夾短兵樵蘇居後其節短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鬬試既習得補浙東參將分部台州而僉事唐堯臣部台州兵備與繼光雅相重嘉靖四十年倭大至寧海告急繼光旦之寧海賊果大來登桃渚新河圻頭諸處堯臣自將留海門軍趨新河破之溫嶺而寧海賊聞繼光旦至悉遁去謂台州城中虛逼之繼光聞警促還昧旦引兵

午至台兵行七十里未食守吏謂賊近戒門嚴毋得入兵爭門而囂繼光後至呵怒之曰此汝等爭門時耶賊薄城下滅之乃食鼓行而進遇賊花街一賊左挾矛右挾刃壯士朱珏持短兵擊折其矛再折其刃斬其首賊大潰張翼逐之殺數百人乃食又逐之瓜陵江皆自沉死繼光復領舟師邀擊俘馘亡脫而折頭賊復焚舟起趨台繼光簡精銳千五百人往堯臣曰千五百人寡矣將軍與約毋掠輜重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前驅者擊賊無留行繼光曰諾五月庚申捌及大田賊退次大田東堅壁不出會雨甚間道遁

仙居繼光踰大道先之圍之數重四面舉火賊爭提
橐蹟命我兵不省盡焚之蓋二旬有九日九接戰斬
首七百鹵獲器仗三千七百四十有奇是爲戚家新
兵所至破竹矣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繼光西行露
布以聞軍聲益振明年春倭賊踰福建長樂連江福
清南下聚黨焚刼新賊繼至福建巡撫都御史游震
得莫之誰何言官言倭毒閩且十歲刼衆聚徒且十
萬財力竭矣閩中故屬胡宗憲督撫請亟發督府兵
八千出浙俾萬金予之使副使王春澤監其軍繼光
引兵從間道入福建破横嶼絶島中再旬入福清大

破之中田賊殊死走興化銜枚趨之夜四鼓抵賊營連破其六十餘營斬倭千餘級餘多溺死者平明領兵還城而興化人始知其郡中士民具旗幛行酒郊勞振旅還浙中行亡何閩中新倭繼至圍興化陷之矣時興化衣冠巨族繁侈相望地新被倭村落一錢寸帛在在城中民無得衣食疫癘大行士民晝夜乘郛望救兵兵備副使翁時器居城中巽懦寡謀震得遣總兵劉顯赴援顯以兵少不進遣一把總領兵三百往賊盡扼之居數日顯又遣長下兵八人齎文于時器賊殺之衣其衣詐爲顯約書縋城而上約今夕

且息鈴柝將有所謀或疑其詐請錮之時器怒不聽罷鈴柝如約夜未半八人者斬關延賊城中大亂賊殺人狼藉士大夫立斃鋒刃者數人攝守者通判奚世亮亦爲亂兵所殺時器與參將畢高遯去賊焚公署火民居旬餘子女玉帛搜掠一空親兵嚮導與之流連歡飲駐城中者六十餘日乃破平海城居之仍縶人索贖取船亡得脫者事聞上震怒罷震得逮時器高及邢光俱謫戍乃用譚綸爲巡撫都御史而以繼光爲總兵鎮守福建繼光攜萬兵兼程入閩至則直趨平海部勒士卒雞鳴蓐食晨壓賊營[illegible]之倉卒

大亂剌眞倭二千三百餘級一時狐豕鏟洗無遺嘉
靖四十二年也先是莆人夢月墜地中一老人言曰
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滅王綱破上成歷午未至酉申
牛女界號令明重熙歲見太平至是人測之土成城
也重繼也熙光也歲帥也繼光文字重熙自是用兵
瘴破閩中賊聞戚兵來無不膝受刃繼光與俞大猷
同爲名將學不如也而威力過之大猷或不能旦夕
拯水火爲持重而繼光如奔電迅雷立見除掃矣嘗
以春月至崇武所城民方下田倭驟登岸繼光出兵
逆之裨將請待兵稍集乃出擊寬片餉耳繼光曰春

月農郊婦子在田令倭得殺良民一人即盡數斬之何足贖失必立往竟勝之此猶其趨台州時滅賊乃食也繼光在軍中選部將數人類己者衣裝並如其自身出入莫别識夜亦不知其宿處有同官密令其卒亂入繼光卒中意欲盜取其首級而繼光故令士囊五色煙囊中獲首級煙塗之同官卒無有也遂不得首級繼光以總兵鎮閩但其來時方爲參將閩人見繼光驟立功威但稱曰戚參將云穆宗即位虜陷石州東薄昌[illegible]幾不守用廷臣議名譚綸繼光入策閩中父老詣撫臺攀留不得也繼光入 上書言西北

兵十倍東南而邊人見虜望風靡者懸不議戰練兵
夫練兵之法臣嘗試之東南而驗請簡部將募士三
輔州縣士三千部將將之合爲四營營各五部立一
裨將爲之連衡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格虜
逐北然後屯田足餉罷戍鎮兵百世之利也綸出就
督撫命繼光總督練四主將兵節制視督府筴者謂
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可易爲總理耳于時諸主將
視總理猶寓公然綸言其不便則又以繼光專任薊
門卽不易銜而練兵之議寢矣繼光乃請召向所練
南兵脩薊鎮邊牆樓櫓敵臺翼然壯麗費縣官帑十

萬緡而考工計久當百二十萬復增募南兵二萬編伍戍之議用車戰如俞大猷之法其秋虜不敢犯論功首最始塞下士邊將束馭無律繼光所名南兵至陣而見軍門待立于郊適雨甚自朝至于日中總干山立軍容益壯邊人大駭繼光故以參將入閫進副總兵再論功最進中軍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摠總理虛名秩如故神宗即位用脩薊功遞進左都督加秩少保兼太子太保階特進光祿大夫繼光所得久鎮薊以張居正善任之居正沒人併言繼光命移鎮廣東踰年疾作得謝還卒戚將軍名將也起裨較

廣邊至大都督佩兩印跨制三道大小數十百戰所殺虜萬計人言其善用寡已又曰善用衆已又曰善用敗已則曰善用勝人之言曰縣官自急海事以來悉天下力厭之東南大約越卒十不能易倭一而戚將軍提千餘烏合躪穴島夷之郎無論戚將軍用寡已今諸邊大將將不過三千人勢不能他有所舉獨戚將軍能將數萬人若一人而肝膽之郎亡論戚將軍用衆已戚將軍所遣卒或不幸以敗告戚將軍治兵益自如自利服數誤敵使懈郎陰鼓我氣驟鬪之故戚將軍敗往往為勝耑郎亡論戚將軍用敗已他

將見小勝則小溢大勝則大溢此自爲觧其勝也往往爲敗端乃戚將軍治兵益自如故其勝也又爲常勝端卽亡論戚將軍用勝已戚將軍在浙有紀効新書在薊門有練兵實紀治兵者悉遵用有弟繼美以都督僉事爲總兵鎮守貴州薊鎮邊牆之役繼美爲御先諸材官蓋魯橋異人所謂功名差亞者繼光妻曰王夫人無子悍妬繼光陰納諸姬得子豢之外舍不使見也御人露諸姬多子狀妻日操白刃以從繼光衷甲入寢號跳愬祖禰大慟乃棄刃抱頭痛哭攜他姬子子之而繼美之妻悍妬如其嫂夫人然繼光

貧府妻市魚三斬之朝進首午進尾問有餘則曰亡繼光意膈在腹其陰自奉心慊之暮乃以魚腹進曰妾佚君勞君良妾苦禮也繼光沮且謝繼光嘗提兵出鎮殺賊賊輒至圍城繼光妻部勒登陴竟以完城

郎曰世稱俞大猷爲龍號戚繼光爲虎一時東南名將也譚綸相知兩人間尤深大猷其薦疏有曰伏見臣猷秉義懷仁篤信好學老成持重正而不譎口不譚功心惟在國謗言朋起順受不辭事勢難爲慷慨獨任吉甫方叔趙充國郭子儀之流也其推重如此

沈希儀　何卿　劉顯

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襲父官爲指揮使年十八綰衛印介尉以其將家子易之顧雖年少具勇略撫士得其心廣人尚弩而希儀精弓矢正德十二年調征永安蠻希儀擣陳村寨賊山上牆立希儀獨拍馬登山賊邦下誘希儀入淖前趨刦之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彀弩十步外希儀捩頸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頸寸許過刀著於鐙鞺然斷鐵希儀射鏢者中缺項殪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折齒殪弩者惘失弩傻而手行上山射之中脊既連斃三酋追入菁與其餘賊戰斬首若干級壽弩中腳整單

還還而中危疾幾死所部士刀穿手矛剚股脊繫拽
鐵鋃鐺痛毒自戕爲希儀禱神請命最後一人持箭
貫喉其得士心如此而自是希儀知名矣尋遷都指
揮僉事義寧賊寇掠臨桂既還巢希儀追之巢有兩
隘賊伏丁嶺隘以伺使熟猺導之入以其隘閉告希
儀策之斬所閉隘入趨巢大破之賊酋奔逐之酋騎
而走崖窘釋騎跳下澗希儀騎而跳下澗從之澗深
沒馬希儀束濕馬於樹沿澗求酋酋泅而逃矚水中
影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出乘濕馬與其後騎吏
追賊斬賊數十級諜者告希儀荔浦賊八千渡江而

東寇希儀倉卒率五百人待江岸諜者又告賊飽歸
將及江是時希儀所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
數里滑石灘狹而蛟龍灘濶希儀謂滑石牽線而濟
衆可薄也蛟龍而成列濟難圖矣令軍中伐岸竹揭
竿爲百旗插蛟龍灘上守以羸卒燃柴烟疑之賊至
果避蛟龍趨滑石希儀分兵兩岸潛以小艦載勁卒
數十伏葭葦中賊從中洲以護濟濟且半希儀以艦
乘瀧急衝之兩岸軍噪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
艦希儀令艦跳水斬鏢酋人騾皆踣洲上賊辟易其
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艦軍與兩岸軍夾攻洲

賊洲賊後行者擠墜淵溺死其前行盡俘之以功遷
都司同知嘉靖六年田州岑猛叛督府姚鏌奏誅之
鏌令分兵五哨入而猛勁兵盡在工堯希儀自請當
工堯竟以計殺猛安置猛子邦相於福建語在方輿
記同領事者嫉希儀功而鏌所以善後亦不聽希儀
之所爲坐不敘繼鏌者爲王守仁則信希儀用其言
薦爲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賊
巢比比前後兩知府被賊殪且督城兵疲不任戰官
出城必甲巢近城者曰五都最險賊最獗所虜獲人
畜最富官兵不至百餘年矣希儀乃即用柳兵千人

與百户紹宗分擊之賊懼因熟猺爲解乃以其所虜生口牛馬爲獻賊素怯栁兵至是與栁人始知栁兵勁也大凡巢賊所以縱橫皆繇熟猺及城中黠吏民爲耳目官府動色情性賊雖谿峝千百里外輙知一議征勦口語沓沓手足巳露以是得爲備甚者我所任爲嚮導往往誤人入死地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積聚少多乘虛入掠至活脫不可踪跡希儀以爲圖勝賊當先得其情得賊情莫如諜諜而使官軍人則賊疑察知諸猺中不能絕我商販人陰求販者假以買物名至府密謂曰吾素知若輩通猺

吾不罪吏與若皆賞試爲我詗皆喜乃人給五金使益買物散入諸嵩中絕棧深箐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輒奔走報希儀厚賞而秘之希儀欲出走則使心腹人爲旗頭引之至期鳴銃三兵皆聚命曰出某門齎貿貿窮從旗頭而已頃之劄營設伏賊果至奔追殪之已賊寇他所希儀軍已先在賊或潛寇絕遠村聚度官軍所必不至則希儀軍又先在賊始驚以爲神希儀始至榔令諸猺出入買賣游戲城中無禁時入府見希儀希儀見女之久之擇其便巧者厚賞之使詗賊賊發輒報又輒厚賞令諸猺妻入見其妻其妻好

慰勞賞之針線包帕銀簪諸物又命諸妾婢灌之酒
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加勞苦之
私賞益倍更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勿令人
知也諸猺婦歡喜皆來希儀妻傾篋篋給之盡而其
戒勿令人知者猺婦又洩而誇之以爲夫人愛已諸
猺婦皆嫉其夫報賊冀已得入府受沈夫人物而希
儀閒又使人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益知
賊中消息或諸猺不言者諸猺婦因其使人附耳報
希儀既得賊時率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家兵至繞
纙記之諸軍鎮帥纙以內家出數里停軍審究諸猺

中老弱婦女牛畜被擄者悉還之諸猺皆喜以爲往
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逃則搜斬不爲賊者我
乃不敢詈賊賊時時詈我輩無益也如今我乃敢詈
賊矣希儀入巢有助賊戰者既還軍遣熟猺檄之曰
若奈何助賊戰頃之擣而盡殲之自是所鵰勦無敢
助賊戰者鵰勦所過他巢或刀弩而門瞯既還軍則
檄曰若奈何刀弩而門瞯出五牛我罰不且勦自是
所鵰勦無敢刀弩而門瞯者希儀獲劇賊不殺剜兩
目賞之金遣之自是他賊有所虜掠第用剜目者騎
而一人牽以詣賊使徵之以給被虜家賊不敢隱盡

選所虜掠而剜目者輒求多賊至出自所有益與剜目人以是不爲賊矣希儀歎曰當世固多良將也患在牽制齟齬不能展耳夫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迂直亦有險易寇有聚散亦有堅瑕日有遠近亦有便阻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棄而擊之見形而移觸聲而應何可縷數也刻畫進退操已然待之不亦悖乎且今爲將者貪暴而昧算者也昧算故不得不受計於上貪暴故亦不得不爲上制吾治兵必請督府乃發吾治文書而吾椽史知之督府檄下而督府椽史知之夫事機不敗於札牘之煩而緩急不

在於期會之豫哉希儀每治兵不請督府勝則上首功而以邏逅追賊爲詞希儀嘗欲出勦乃佯病所部入問希儀曰吾病思食鳥獸肉公等能與我獵乎困出城二里而止軍所部始知其非獵也希儀既可目彡賊不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則嚇之曰沈公來勦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人則又嚇之曰沈公來勦汝則又走蹤血瘴以死或餒斃崖谷中希儀又每以甚雨凄凍風寘之夜察賊所止無論東西巢悉使人服衣帽與草同色潛持銃往發之東西巢盡驚沈公來矣裸挈妻子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兆往往寒凍死

或斷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
賊之利一至於此黎明下山詗則寂無人陰使其黨
詗之城中希儀坐城中不出也東西巢益相顧怪駭
益落膽易面爲好猺獞矣希儀在柳先後十餘年名
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焉平猺賊弩中知府聘者
也累掯不得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希儀潛率
勦之則又與三層賊往刼他所希儀盡俘三層巢
子歸巽時希儀俘賊妻子盡以畀狼兵至是獨閑
之空舍飲食之陰使狼兵數百人時時怒而挺刃爭
獰恐之希儀佯執鞭痛鞭使退又使熟猺謂諸猺之

亡妻子者曰衛韋扶諫還矣諸猺亡妻子者悉來投希儀令入空舍視之其妻室童弱相率持哭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久矣已怨且詈扶諫豈汝爺豈汝娘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復見希儀希儀曰無它欲得扶諫耳諸猺曰爲公圖之公切勿以我妻子與狼兵也希儀曰諾猺而去之諸猺跡扶諫所在往見之謬言我輩失妻子計窮矣惟有更相隨作賊耳扶諫喜乃詭相與計復與扶諫出巢因醉而縛之置巖峒中而使熟猺請易其妻子於三十里外希儀令人鎖妻子刃挾之至三十里令曰諸猺劫妻子者殺妻子然

後戰諸猺白希儀曰我等已縛扶諫置巖崗中獻之恐讐公自取之希儀得扶諫遂歸猺妻子剜扶諫目截耳刖心手足斬之四懸諸城門希儀威信既著率令猺攻猺猺雖懼讐然不敢不往嘗與期天大雨悉泗溪至人謂廣西將韓觀山雲最知名顧能使猺不作亂而已能使猺攻猺未有如希儀也希儀嘗上書於朝言狼兵亦猺獞耳猺獞所在為賊而狼兵死不敢為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猺獞之逆狼兵地隸土官而猺獞隸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法輕不能制猺獞若割猺獞地分隸之近旁土官土官富

責世世自如本不敢有他望又兢戀巢穴非能變者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如此則猺獞皆為狼兵是古者以夷治夷之法也而府不能用嘉靖十六年則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濬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韋貴為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夷民不樂漢法凡數叛鎮安有一男子自名金言鎮安兵征岑時被掠濬子也夷民聞之益思亂鎮安土官乃潛名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歸鎮安因要之曰金得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而遣之諸酋聚

兵五千以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酋多欲爲響應
者而先時濬既誅其酋楊習者無所歸率其黨千餘
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時希儀與兵備使者在賓習
入言請往見小主人希儀聞習言心動念金去賓州
數百里習應之表裏相煽賓危矣雖且及廣右何有
於思恩因好謂習曰汝往也我屬征田州調兵鎮安
時已聞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因叩習曰聞鎮安繫
金甚堅何因出乎習詭曰百計逃耳希儀故自作微
語曰岑氏其復乎因呼習至密所曰爲我語金欲官
乎毋殺人故賊以狀訴我及諸上司可得也遂與習

十金花紵方摺之納其懷中曰爲我寄金得官後衣之念我也因謬謂留留雖然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顧今安辦此希儀笑曰豈遽責耶且得一帖爲信耳留出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韋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善備之留益信希儀無他可託也詣金如希儀言金大喜眞謂可倚希儀官因率五千人詣見至賓城門門者懼白希儀欲無內希儀怒罵曰金非賊胡不內耶覘者以告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衷甲見潛以萬金帖子奉希儀希儀好遇之出見其姪與爲弟兄復謬

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可獨無於是遣金詣兵備使者凡希儀所爲要使金謂官府渫瀆可親邇明日詣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名留謂之曰付汝金也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暗箭刺客殺金是貴五非關我愼之愼之復遣其姪至金營與同飲食卧起金自是心死於希儀矣希儀欲縛金憚其衆時巡按御史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御史故而謂金曰吾挐汝訴巡公吾代汝詞希儀爲金作訴詞塗抹訴稿四五次用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塗伏射汝易汝上官衣

其雜材史中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希儀言希
儀詬金曰貴五賂我庖人毒汝奈何自今塗次飲食
與我同之我食汝食我所勿食汝勿食也金如希儀
言行七十里至思龍驛晨起耳金曰今往南寧南寧
人皆言汝叛聲惡以五千人往是眞叛挾矣不若散
遣三千人選心腹健卒二千往夫亦足自衛也金如
希儀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謂金曰汝至南寧久
厥諸從人衣糧俱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此千人從金
如希儀言至南寧見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好慰之曰
吾爲汝奏聞强待此居五六日希儀度金衆衣糧且

盡復謂曰思恩去南寧近耳坐待糧盡衆散矣何不遣半往取衣糧金如希儀言於是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希儀念縛金五百人者迫死而狠鬬則奈何因間請巡按御史公且去南寧以金從可圖金於路也至思龍驛忽報貴五將五萬人在陽以迎御史而陰襲金金驚而跳希儀與兵備御史驚希儀謂御史公陽不知聽希儀徐圖之出呼貴五罵曰汝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惟朝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既行聞希儀所以語貴五還道候希儀曰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府中金驚

馬入賓居數日貴五亦來見復私希儀曰請甘心於金希儀又怒罵之貴五亦莫測希儀計所出也希儀密請於御史散遣貴五衆而後圖金而是時金衆耴衣糧還者又千餘人矣而楊酉所統殺手千人皆在賓州內外希儀與兵備計遣酉殺手護御史往柳州而間謂金曰楊酉殺手百人護巡公往柳矣汝盡護送以自結於巡公第可至五十里從者可百人希儀遂與之偕至五十里金欲還希儀又拉之行百餘里又欲還希儀曰我尚送巡公汝獨返恐貴五伏人待汝今且去柳近汝何不與酉偕至柳而後偕還金遂

以百人至椰其酋長從者十餘人皆死黨也酋送中
金躍馬墜希儀因責其酋五六人扶之曰何不護
汝主令至此五六人雖驍悍以希儀愛金故不敢恚
金至椰入參將府希儀使其妻出見之撫之以兒子
因置酒勞金與其酋是府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
創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
人皆營於城外希儀乃名狼兵三百入府待事復以
三百人入護御史三百人入護兵備使者酒中希儀
謂金曰癡兒子往府懼誅又懼貴五遍今在我府中
爲不痛飲爲金與酋皆盡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

名留與其黨入狼兵三百夾擊立希儀大言曰岑金國賊也非留忠不能共我成事子留金披之以紅紵留愕然希儀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非汝爲我誘金吾安得縛於此留大駭泣下曰小主人也希儀曰汝爲之而欲誑衆乎留懼不能言其黨皆股慄希儀曰吾奏留功矣因見留與其二百人於巡按兵備悉賞勞之令率之還賓州遂使散遣金衆之在賓者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紿又虞同行者猜已賣金相讐見殺于路中奔歸病悸死思恩復安蓋希儀以皐緩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若

剿箏然人以是益多希儀算而貴五與土酋益謂希儀不可測也希儀既爲參將久廣西人刻木主配於山雲之祠而生祀之居三年謝病家居安南議起用事者數强希儀出希儀不應而韋貴徐五復與思恩土酋劉現盧回爭峒地貴五不勝思嫁禍於我以千金賄他將上變都御史蔡經經從衆議兵剿之現與回連敗貴五乘勝攻圍武緣經使參議陳茂義都指揮白泫就希儀問計希儀大言曰二公不畏死事濟矣誠盡遣諸軍從老弱卒徒手入其案面諭之曰若爭峒地何攻武緣也爾仇家欲甘心久矣奈何使之

爲口實若不自愛乎彼若感泣悔罪則又諭之曰今
朝廷有事安南若誠感悔返兵峒中束身立功仇家
其將若何二酋必踴躍聽命公以善言撫之可不棄
一矢二人如希儀言武緣遂解兵二十年起爲都督
僉事進都督同知總兵貴州居二年又謝病歸二十
二年北虜大入邊名天下名將至京師希儀在名中
而佐戎事於宣大遂與蜀中何卿同總兵江淮佐臧
倭然不能有成功二十五年還召總兵廣西希儀在
貴廣大小十數戰最大者則有賀崖銅仁之役賀縣
諸猺據上下磦石諸峒出沒焚劫三十餘年未有窺

其巢者總督都御史張岳謀諸軍咸曰須沈公來是時希儀初去江淮留道中諸將日上計岳皆不納希儀至見岳曰兵難遙度請悉付希儀軍入巢覘之希儀入巢數日而殲龔廷虎五百餘人餘黨奔富川復深入五旬得級三千餘俘獲倍是崖所居黎蠻有生熟二種熟黎奉令應公徭如制獨畏漢法不敢蹊更而歲出更錢其性頑愚可計始市猾輒尊官奴解鞍投鞭分懸諸黎門要索其飲食餽送然後聽筭更錢錢直十數倍知州濬在官黷貨其所遣官奴尤甚黎酋那燕出二牛與官奴官奴不嗛縛撻之諸女婦更

出叩頭求服不許那燕子強起解縛追逐官奴官奴驚走以反狀紿濬遽上變那燕懼連結感恩古鎮諸黎爲亂都御史歐陽必進上疏議勦已出兵五道以入崖感萬州古鎮陵水而希儀病愈最後至謂必進曰瀘家斷罪必分正從殺人者那燕使殺人者誰耶崖感古鎮相煽從逆不可釋萬州陵水未有黨惡之實莫若出三道必進從其計希儀直入五指山下得那燕等五千四百有奇俘男女二萬餘以有貴州之命至貴再佐總督兵部侍郎張岳征銅仁叛苗龍許保等九百有奇其入銅仁策甚奇秘人莫知也希儀

身不滿六尺膽勇機警臨敵目光逆射兩顴赤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每宴客酒闌累几衣重鎧躍越之客見無不驚服其每戰未嘗少挫乃任執兵前部卒部卒無不颭發爭奮平居嬉怡謔笑腸胃一直如繩至其臨敵谿谷網絡鬼神莫測也私財俸賜多給諸耳目人軍中有先登與斬首者賞不失頃刻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博官吾從貲財積首級得之豈非計哉

郎曰沈希儀治深阻之蠻夷則工禦江南平地之倭則拙豈才各有所宜耶抑所謂將不樂牽制也廉頗

曰我思用趙人信夫
何卿正德中守備錡連後陞總兵征白水三江蠻平
之嘉靖十八年以克靖諸番保障有功陞署都督同
知分守如故二十四年四川巡撫丘養浩劾總兵李
爵舉卿代給事中許天倫言卿賄養浩二千金陷爵
爲巳地上怒革卿任巡按御史冉崇禮言卿在松藩
十有七年全蜀賴以保障三軍至今思之官久家故
貧安所得二千行賄上乃解王廷相言往在蜀中見
何卿無不敢敵之賊無不勝賊之戰要以承平亂者
非脅迫之民則烏合之衆苟勇往直前則奔突竄伏

之不暇何公蓋達此意
劉顯南昌人少甚貧困欲之叢祠自經神護之入蜀中爲土人教授小兒土人入山獵顯爲之盤時刻知其獵有無土人以此異之久之立功蜀中得爲將領顯爲人瀾踈無脂韋在蜀中平九流橫江白草松盤芒佈等洞嘗以三百騎破獠萬人孤身被圍轉戰三日夜斬獠繫馬首潰圍而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未嘗一衂嘉靖之季顯已歷官爲都督矣其時倭犯江南者七年不戰而潰顯方北下將祇役金山南兵部尚書張時徹檄顯[illegible]浙口顯白時徹曰賊性貪婪輸

掠既衆其欲已盈今去者已半其在泗州者需之亦去耳不如擊之顯留此不能自効也會廵按御史移書辟顯顯乗傳往見御史喜爲顯具饗會顯曰賊在顯不能咽食請爲公滅賊還饗耳五月乙卯與其家甲騶至東安諜之賊遣顯謾書顯笑曰賊素易我且歸則志惰可襲而待也時賊艘二十有九大率人人倭顯伏甲岡下簡四人率之薄賊艘詬之賊出顯叱三騎使■以身殿且戰且却賊射中顯馬馬駭顯下馬抉鏃賊卒馳顯前顯躍馬斬馳者賊至岡下伏弩發多中弩然且扶傷鬬甲亦殊死戰賊引去甲欲逐

之顯止勿逐曰日旰矣度夜當雨謂甲曰我露宿是賊以逸待我也乃違岡十五里而軍選人持火器潛涉賊艘賊數驚徹夜不得寢厥明丙辰顯赤幟號于軍令能殺賊者立幟下得三百人命之曰我前拒汝爲後勁命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衝每巷以五人守以五人巡曰賊出汝踣命甲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曰賊潰汝擊命三巨艦積葦泊上流曰賊艘汝燔虛營右之疑兵左之復令數人升岩而譟曰獲賊矣獲賊矣既誓乃陣賊自巷出者連斬三五人賊遂不敢復出退謂其魁魁怒摘冠揮衽左持刃右執扇登岸而

麾賊衆蟻轃矢集如雨顯單騎遇之格者半掇者半夭盡又張其銳圍顯數重弗克射之輒殪賊氣稍奪顯謂甲曰彼衆我寡不先磔其魁衆不攜也一呼突賊壘斬前隊二人直擣鼓丁斫指麾者自頂至踵裂其尸出賊陣後賊衆披靡相怖以目甲四起夾擊之賊大潰還奔舟舟焚顯追至盡斬之又擒一魁名五大王者亦斬之溺水死者不可殫計淮倭悉平顯身不滿七尺不胄不介著一白布單衣中褌如之簡易小丈夫耳及遇敵提兩刃騰躍超踊刃起見刃不見其身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咄咄曰神人云神人云